十三經解詁禮記

曲禮上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其多如是也。揚雄修云。曲成萬全曲而中曲士致曲心期得一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禮之全文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子脩敬足以安民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從義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已有嫌疑之事。則毋辯。及事已明。亦弗居。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行禮必隨時入國必問俗。在國而必從俗。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辭取達意而止。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撙裁抑也。禮主其減。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蒼白色。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但指使而身不動。七十曰老而傳。傳家事於子孫。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七歲曰悼。幼而可憐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人生以百年爲期。必待於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有越國而來問

者必以本國之故事告之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醜同類夷平等也言於遜讓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服三命而受車馬爲人子者雖三命之貴不敢受車馬恐其以尊貴之例加於親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

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榻闌之中皆尊者之所行食饗不爲槩不爲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祭祀不爲尸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先意承志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闇者欺人所不見登危者行險以徼倖是忘親辱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當室謂爲父後幼子常視毋誑視與示同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執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謂邪向之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負劒者長者負小兒於背如負劒也辟咡口旁與之言也辟偏也掩而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

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往就主人之館或有所求惟其所應無必欲得之也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扃門關木也入戶奉扃然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從來者故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不踐他人之屨不蹴他人之席皆卽席之儀也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

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爲猶布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拾音涉。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後足與前足相合也。連步。步相繼也。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糞除穢也。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欲取糞穢不以箕向尊者。奉席如橋衡。如橋之高衡之平。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設坐問面向何方。設臥問足向何方。席南向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席三尺三寸。則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也。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也。客不敢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卽

席。容母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母撥。足母蹶。容母怍。使攪開坐而足動。亦爲失容。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着處。榮是足不動故。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亦跪也。虛坐書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母儳言。儳。謏也。非盡前恐汗席也。長者言事未竟。少者不可舉他事而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擊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言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諾者詐而未行也。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無餘席。謂足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於端。不使有空餘處。近則應對審也。欲審應對故坐。無餘席。不爲私敬。故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跋本也。識其所餘之殘本。恐客以夜久欲辭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嘬。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撰。猶持也。此四者皆厭倦之容。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應對之聲宜和平。毋高急。遊毋倨。

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斂髮毋髽髽髮也如髮也垂冠
毋免勞毋袒者毋褰裳侍坐於長者褰不上於
堂解褰不敢當階就褰跪而舉之異於側鄉長
者而褰跪而遷褰俯而納褰離坐離立毋往參
焉離立者不出中間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男女不雜
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
母不漱裳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外言
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
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女子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父
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
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弗與爲友有見才能卓異也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
子有客使某羞辱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名子
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
子許嫁笄而字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
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
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渫音泄齊刖
音劌其末在右便於食也會脯脩者先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
於客然後客坐降等謂爵齒平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
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主人延客
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延導之也祭食之禮主人
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祭之徧也三飯主人延客
食蔵然後辯殽禮食三飯而告飽須臾乃更食
以蔵爲加故三飯前未食竟而主人乃導客食蔵也
食蔵之後乃可徧食殽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虛口謂食竟而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
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進食也共食
不飽共飯不澤手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毋
摶飯毋放飯毋流歙摶徒亂反毋咤食毋齧骨毋反
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陟嫁反謂以舌口
以所餘反於器固獲謂必欲取之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箸毋以箸
之便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

人辭不能亨。客歠醓。主人辭以窶。嚃音塔羹之有菜宜用梜不宜以口嚃取食之也絜兢器中調和也口容止不宜以物刺於齒也客絜羹主人以不能烹飪爲辭客歠醓主人以貧窶乏味爲辭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嘬楚恠反併食之曰嘬是貪食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齊踐西反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謂降等之客耳敵者不親徹也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尊所置尊之所也飲盡爵曰釂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洗滌也寫倒傳陶器可洗滌者即食之瓦甒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瀆也。飯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舉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以食餘之物褻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貳益物以此餕本爲長者設耳因其有賓而已亦偶配於坐不專爲己設故不辭也。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音頰箸也。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處之。庶人蔥之。副並也。累果力果反。處音昌。蔥恨沒反。削刊也。謂析也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累倮也不巾覆也。處謂脫花處處之者去處而已。蔥蔥也蔥之不橫斷也此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禮會之時大夫以上有司爲之士庶人自爲之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獨也獨坐一席不設待賓之席爲有憂也專一席不設待席不與人共坐也。水漿。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佛符勿反佛謂倚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不然順其性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

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簡。左手承弣。尊卑垂帗。若主人拜。則客還辟拜。還音旋辟上音闢下音避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也簡柞木也疏云剡之差斜似簫故名附中央把處也帗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帗之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遷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下於上曰辟上於下曰賜敵者曰遺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鄉受者以

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之下而承其弣又覆右手以捉弓之下頭而受之此時則主客並立而俱向南也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拊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飾覆之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與鴈爲相見之贄也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卽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尸必以孫以昭穆之同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在散齊之日或道遇之故有爲尸下之禮尸不下君而式之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之故式之而已亢禮而答則下之矣如在廟中主人拜無不答也凡尊者所憑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則憑之祭者不樂不弔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與猶數也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弔喪弗能賙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

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賜者君子與者小人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擯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臨哭也不翔不爲容也鄰有喪舂不相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舂人歌以助舂也不相亦不歌之意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每事戒慎則無失禮之愧不但不可失介胄之色而已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此爲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式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兵車上旌旛也尚威武故舒散若垂綏然玉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旌於竿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載音戴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也是水鳥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鴻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摯獸虎狼之屬貔貅載其皮畫其形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行軍旅之出招搖北斗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作此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成陣整肅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局部分也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過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臨喪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凡

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若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禁而虞虞而卒哭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私諱不避於公朝大夫則諱其先君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質猶對也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先世門者其所居之官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曰也士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相襲曰命辭也爲卜吉日故曰爲日卜則命龜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筮曰爲日假爾泰筮有常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信也此命蓍龜之辭襲因也卜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筮筮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也龜爲卜筮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

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誠日而上。既卜而弗踐。是爲不誠。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右邊升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六轡在乘之以爲敬。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杖手中。以三轡置空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五步而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出。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於君。令登車。於是左右侍駕。陪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也。車驅而騁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間溝渠必步。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至門間溝渠而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凡爲車之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爲然也。若僕之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授綏之時。直受之而已。無辭讓也。非降等者則不受。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然然後受之。亦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已雖不欲受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客車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大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大馬獻人。則執縶勒而已。以馬合幣。則達主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御讀爲迓。迎也。自迎之。所以敬君命。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袚拜。袚。干臥反。袚猶言有所梡柱不利屈伸也。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函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御君者。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既御。不得常式。故但俯僂而爲敬。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嶽。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彗音遂。卹。蘇沒反。勿音沒。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爲杖。形如掃帚。故云策彗。欲近馬體摇摩之卹。勿摇摩也。軌。車轍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國君下齊牛。

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下謂下車也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步路馬必中道以足感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芻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也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此成其慢君物也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士提之則又在綏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故曰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倭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之常然臣之於君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傾則倚於身小傾則垂大傾則委於地皆於佩見其節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裼揚露也襲掩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裼衣則謂之裼也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其人則襲也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其人則裼也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察言觀色之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舆之

日從新國之法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代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若其宗族凡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義絕可以改其國之族矣然猶必待起而爲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讀是書非肄業也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罰龜策几杖席蓋重素紾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苞讀爲蕪。喪履也。扱衽。親初死。孝子以書方哀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也。公事不私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簀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鞮音低。鞮屨。革屨也。凡此皆爲去父母之喪之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旋轉退避。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謂大夫士聘於他國而見其卿大夫士也。同國則否。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以爲助執喪事之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遵絕。故君不答拜。此二者之外。無不答拜。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皆謂初爲大夫士而來見也。此後朝見。則有常禮矣。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歲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士有獻於國君。他

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寵也。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稱於曰天王某甫。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

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羣衆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歲終則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故謂之享貢功也享獻也五官之長曰伯。是

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司徒以下五官之長者天子之三公也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某人若牟人之類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

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適子孤亦擯者告賓之辭也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類謚先君之善而請謚於天子故亦曰類也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焦焦。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子於父母則自名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某士擯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于周擯者曰晉士起蓋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天子不言出。諸侯

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儳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下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爲之宗廟不得不祼其稱謂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天子視謂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猶下之貌。視國君者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袷之上也。衡平也。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視五步者。士之爵卑。視士亦不得高。過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間也。）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則有

不正之心存乎胷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愼也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人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講議之）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朝儀當肅不宜爲左右之顧異猶他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大享不問卜不饒富（素定故不問故不饒富）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鬯釀秬黍爲酒曰秬鬯天子無客禮而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匹讀爲鶉野鴨曰鳧家鴨曰鶩童子不敢與成人爲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于地而自退避之也纓馬之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也）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棋音矩）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不敢以伍備妾媵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公儀仲子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適子死立適孫爲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爲過禮之免以刼而譏之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曰弓之問也夫子明辨以示舍孫立子之爲非）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曰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

母。自子思始也。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于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而門人以先君子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此言喪拜之次序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曰墳。孔

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孔子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期年之外可無哭矣。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

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不意所謂一朝之患也。冢宅兆域出於孔子何人也豈有少孤而不知其父之墓豈有顏氏而不知其夫之墓豈有母而不告其子以父墓之所在記者之誤也。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慎讀爲引去聲聊音鄒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緌。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其飾也。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墻置翣。墻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

如此。爲繡黼者有畫雲氣者。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大事喪事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爲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綢爲幕蓋僭天子之禮矣。晉獻公

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音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

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其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之以變禮也。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縣十皆氏也。兀車右以勇力者爲之。大夫曰敗績。公

噬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鬬而死。圍人浴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坐無爵則死。無謚莊公以義赴。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焉。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邾與魯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髽莊華反。臺音胎。鮐音苔。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髮。故謂之髽。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南宮紹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

母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緇妻夫子兄女也。始死夫子教之爲髽。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髮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婦爲舅姑當用榛木爲笄也。束髮謂之總。以布爲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後。其長八寸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夫祥後一月而禫。中月而禫。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組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爲屨之飾。以組爲冠之纓。服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固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曾子之喪浴於爨室。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閣所。以庋置飲食。蓋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凡哭必爲位者所以敘親疏恩紀之差。子思哭嫂爲位。婦人倡踊。以婦有相爲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爲哭位之主矣。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古喪冠與吉冠反。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古則吉凶冠同直縫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稅者日月

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小記曰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攝貨也十個爲束每束五兩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伯高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於孔子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親而隆於子猶以爲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居外似有喪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爲勤勞之事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爲之賻凡以稱情

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曰我未之能行則此豈易言哉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負手曳杖反手邻後以曳其杖也消遥覓縱自適之貌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此必殯之兆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槨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帷帷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側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爲材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帷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帷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帳士則無帷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爲帷不得爲帳但似幕形故云帷幕以丹質之布而爲之也又以帷之四角畫蚴蟉之形交結從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

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易墓非古也。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填池疑地名在廷外所祖奠之處也。今疏云填讀奠池讀微恐或未然。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

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宿至而爲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還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答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還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爲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出

祖者。飯於牖下者。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置棺于殯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已說之非。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玄衣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則反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

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牡麻絰以雄麻爲絰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矣初言敢辭者辭其服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將

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將軍文子卽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若祥祭則縞冠也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但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其甫而專稱伯仲此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經也者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揔

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綴音拙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覽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猶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

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伯玉聞文子之言而忘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夫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矣者矣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

斂舉者出尸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于游曰知禮之云此必有闕文

禮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爲將奉凡故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尸然後袒而去冠括髮矣禮節多故誌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喻之也扶君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從或曰同爨緦從去聲夫音扶爲去聲從母之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服可據於是或人爲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喪事

形容章句奇妙

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縱音總縱縱緩於趨事之貌折音提遽其據反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爲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爲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蓋慮夫倉卒之變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爲之所謂紱紟衾冒死而后制者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爲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爲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爲皆降一等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次其人所遇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而弔之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乎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成工人以此技也

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仕而失位曰喪靡後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陳莊子死赴於魯（赴告也）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縣音玄莊子齊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略其赴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

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其不然乎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獨譏其襲其失之甚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鄭氏曰大功是）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降下也上謂旁親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子名瑣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滕伯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爲孟皮著齊衰之服者皮是文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

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縣子曰給衰總堂非古也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夫子

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

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及壤樹之哉（子高之意人死可忘故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

在於儉非周禮）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然子夏之意聖人葬人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未必皆合於禮也蓋謙辭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斬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

已封也予哉疑辭亦謙不敢質言也婦人不葛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有薦新如朔奠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既葬各以其服除親雖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其當除者即自除之不俟主人也池視重霤重平聲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從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也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車覆鑑甲之下牆帷之上名之曰池以象重霤也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爲親尸之棺蓋也椑也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柱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閉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斂也帷堂堂上設帷也作起爲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父兄命赴者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小寢者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大祖之寢也小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侯太祖之廟也君復必於此者蓋鬼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與平聲剝者不巾覆也腥醯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爲椁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即治此事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日及日之未蒸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奠以象夕時之食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使者受君之任使也反必告俾親之神靈知其已反練練衣黃裏縓緣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袪之緣也葛要絰繩屨無約要平聲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絰繩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瀹蔗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屨頭飾也角瑱塞耳也小祥後徹約謂無屨頭飾也角瑱飾故用角爲之也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裘內有裼衣裼衣內有中衣中衣內有練衣練衣者以練爲

蔽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繒覆棺之衣爲斧文先蔽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爲位以哭也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孔子惡野哭者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哭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國君之喪諸侯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爲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爲異而後踊焉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君於士有賜帝帟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爲故君於士之殯以帝賜之也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此言送殤遣車之禮牲體分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椁內四隅不容大爲之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出柩已行也孝子拊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會葬倚其門而歌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而譏會葬之廢禮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寡君承事臨者謝辱臨之重也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稽不下庶人言必使

人弔者是汎言衆人之喪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大夫之喪適子爲主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卿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側室者燕寢之旁室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同國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曾子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曾子以母喪弔友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穀讀爲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由魯而嫁故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爲祖母之服亦妄矣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而不私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使者爲公子辭賓客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以辟嫌而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始猶生也毀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

子顯乃使者之字也

耳。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爲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士喪禮銘曰某氏。其之柩。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于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肆坎之東。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平聲。綴音拙。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虞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及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莫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笑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絹素爲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爲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親喪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反

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堂室廟中之堂室也。卒哭而歸。反哭于祖禰之廟。主人升堂。反於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室。反於親所供養之處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侯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大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此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殯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爲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爲尸。女則女子爲尸。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若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凡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凡亦同矣。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禮虞牲特豕。凡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數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爲親之託體於此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葬日

虞弗忍一日離也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奠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曰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爲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拜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其變而之吉祭卒哭之祭

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巳日再虞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先王之所不忍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冷將葬而奉柩以朝祖固爲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遷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用其器則近於用人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戎首爲冠亂之首也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

及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經子夏經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後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經及哭之則中於禮矣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者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个包也包牲體也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有子識晏子不知禮故曾子酌其中而教之也

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此必有缺文不可強解

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使賓自爲賓主自爲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矣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以爲賢人於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供而觀其所行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季康子之母死陳饋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饋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爲之也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始死即爲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以來未聞有舍者今子刺褒之踊而欲去之徒亦不

五節爲一章

子謂有子及殷之亡先王制禮如此皆子游之答有子也

足以爲禮之瘕病也。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多言猶能言也。）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子謂所臣民也。還其侵略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嚭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

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九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宰夫職在刀匕。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

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

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方氏曰兆亦有卤卜者以求吉爲主故經以兆言吉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欲殺人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二子謂妻與宰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

遂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裘縣潘二邑名莊之疾公嘗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果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往因釋以遂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遂大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記者善尊已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李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曰不可夫魯有初也般若之族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綍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言畢乃更噫而傷嘆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周衰禮廢而諸侯僭天子故公室之窆棺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窆棺視桓楹其陵替不襲之弊有自來矣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曷音遇重音童踦音紀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禹人昭公子公務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禹人乃譙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我既出此言矣於是與其鄰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　于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及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在壟之無主則必有反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爲居者言之也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于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商陽自言位卑禮薄

如此亦可以稱塞矣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曹伯之卒。魯成公十三年也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不知禮也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魯襲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王喪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又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恥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于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敬叔魯桓七世孫惠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爲叔父懿伯則

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弔書也尒副也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叔弓之有禮也　哀公使人弔賁尚。遇諸道。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辟音闢晝音獲除闢道路以書官室之位而受弔也　曾子曰。賁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左傳言齊侯弔諸其室　孺子嬰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

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櫬
檀弓下
諸侯輴而設牆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
設撥縮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襚哀公之
少子三臣魯之三家也榆沈以水浸榆白皮之汁以橋地取其引車不澁滯也今三家廢輴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縮禮之罪而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為輴之重也故為榆沈以滑之欲榆沈之散也故設撥以殺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縮禮之不中者也撥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先儒以為紼失之矣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姜
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此哀公溺
情之舉文過之辭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木申詳以告
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
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
也此葬妻犯禾亦為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以我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則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謂其特能虐民不仁不恕則甚矣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初試為士未賦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羣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羣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虞而立尸有几筵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藏則親形

已藏故虞祭則立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設几與席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卒哭而諱其名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鞬櫜甲衣鞬弓衣甲不入櫜示再用也敗謂之憂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以告敗為名與素服同義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

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我其已夫已止也。不強其所不願也。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喪禮稱家有無。不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深去聲。封築土爲墳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侯王者。徐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容居以含者。容居來即行含禮也。疏曰。凡行含禮。未斂之前。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斂後至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

雜者。未之有也。今臣而欲行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居蓋徐之公族耳。故言我之先君駒王。自言其疆土廣大。又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乃魯鈍之人。是以不敢忘吾祖。此著徐國君臣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天子崩。三日

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刖其人。天子之制。槨四重。周焉。亦參以多木爲哉。彌於祠祀斬之。廢其祀。刖其人。未詳其說。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蒙袂。以袂蒙面也。輯斂。其足。言困憊而行

寢也貧貧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歎閔之而使來食也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菅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豬水聚之名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陽門之介夫死司城

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諸侯葬畢閔公即除卤服於庫門之外而以吉服嗣位士大夫則仍麻絰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絰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恐追禮所由廢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枉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行者兼衆事專自立之意植者剛強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廉潔之至）叔仲皮學（教）子柳（皮之子）叔仲皮死。其妻（子柳妻）魯人也。衣齊（齊）衰而縲絰。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請總衰而環絰。曰衍又（於是子柳退使言）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學音效縲音纍縲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絰皆然惟弔服之環絰一股）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蠆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

皐爲之衰。（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

三禮解詁

檀弓下

祔中也魯人則合兩棺置祔中

三禮解詁

王制

王制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御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卷音衮。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過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碼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

侯合圍。則以半。獲者取左耳。以效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佐車止。獲則以駕。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鬯祭酒灌地降神必用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碼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殺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猶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迎其走而不使之散亡。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鴻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以三十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祭用數之仂。仂音勒。鄭註仂爲十一。蓋以爲分散之名。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皆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天子禘礿祫禘。祫嘗祫烝。祫合也。時祭之祫。則遷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大祖之廟。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故曰祫。諸侯礿則不禘。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

一祫。嘗祫烝祫。此章先儒以爲夏殷之制、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

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四者皆主通遠人言語之官。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空則總其政令者也。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此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遊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

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皆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念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

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田發謂旅之役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射御之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不貳事則所業漏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士者齒然必出鄉乃爾於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附而入之刑從輕理也郵與尤同赦而出之宥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論音倫天倫天理也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訴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汜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汜然而廣詢之衆見焉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

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凡作刑罰，輕無赦。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亂政者，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衆而使風俗之同也。關執禁以譏，異服識異言。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市司市也，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君臣上下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王氏曰：大史典禮，以下至制國用，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狗。夏后氏以饗禮，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殷人以食禮，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尤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伏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

之之禮如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音張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庋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具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備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紟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絞與紟皆用十五升布爲之凡衾皆五幅十小斂絞紟衾複衾大斂則二衾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上韜冒複殺象生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巡狩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皇冕皆冠冕之名深衣白布衣也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韠白冒也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縞深衣也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衣亦朝服也凡諸侯朝服而祭禮亦此服也凡三王養老皆引年養老之禮與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故皆不使之從政焉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器猶能也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

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幷。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幷已獨任之分。析而二之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行謂無乘。徒食謂無羞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近。自衡山至於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四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東田者。卽詩言東南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向東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爲附庸之國及間田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許愼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之地亦不能容。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嫁娶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以春祀之。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四面旁室謂之个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春爲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此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宿止也離行也言占候躔次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爲占候之常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

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田田畯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間之溝洫也畚而端之使無迂壅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宿在戌降婁之次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以施生時巢人堂中禖祈嗣之侯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之禖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

蕢潰天威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

蟲蟄爲害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星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一十八宿之星宿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鱗蟲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衣色如鞠花之黃也象桑葉始生之色也先帝先代本德之君薦此衣于神以新蠶事）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嗇閉藏也）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天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

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春陽既盛物皆達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音那磔音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畢宿在申實沈之次其日丙丁其帝炎帝（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亦精之君）其神祝融（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

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
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
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
賜遂行無不行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
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
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
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
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

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
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
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蠲事畢
后妃獻繭其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重釀之酒名之曰酎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
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

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其日
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
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
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
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鞉
鼓鞀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簨虡
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蘭以染毋燒灰
火之滅者爲灰禁之傷火氣也毋暴布布者陰功所成門閭毋閉關市
毋索掜重囚益其食掜者拔出之義游牝別羣則繫騰
駒班馬政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淫囓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圉人圉師所掌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
死生分夏至陽盡午中而微陰耑重淵矣物之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
滋味毋致和節者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

定。晏陰之所成（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矣。凡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凡此皆順陽明之時。）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螣音特。）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鷄。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亦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

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土寄旺四時，土於四時無孚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

食稷與牛。其器圂。以閎。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子該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太寢西南偏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及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圄。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坏音培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以其違收斂之令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觜音茲觿音攜角在辰壽星之次也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育風疾風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大

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
竇窖脩困倉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
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
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
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
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
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
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
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
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房在卯火之次也其日庚
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
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白旂白旗載白旃衣白
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
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

有宣出專務收斂諸物於內合天地閉藏之令也乃命冢宰農事備
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歸之神倉以供粢盛也是月也霜始降則
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
入室總至猶聚而至也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
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
皆用犢牲仲秋已祝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合諸侯制百縣爲來
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
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

所私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是月也天子乃
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
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旃授車以級整設于
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
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桁羽之旌龜蛇之旃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
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干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揷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
六軍皆向南而陳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
祭禽于四方祓于脩反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
之神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

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趣音促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不應得而恩給。不宜謂修備蹌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疥噎。疥音末　噎音帝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尾在寅析木之次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相代爲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爲玄冥。是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輟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輟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史衆

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周禮季秋獻功裘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獵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祭。曰獵然左傳吉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前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

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辟音壁十在丑星紀之次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

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周禮仲冬之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啓氏之書矣）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陽文屈而後伸云暢月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大酋酒官之長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

貸不中法式）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

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婺女在子玄次也）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

其器閉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音那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毋送寒氣也）征鳥厲疾乃早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

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楊用修之序明楊可證

附大戴記夏小正一篇併序　楊慎

楊子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得夏小正一篇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者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隊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後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脩春搏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稽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其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二月紀易緯稽覽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周禮保氏教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參伐孔子所觀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物秀實草候在草木蟄蟲伏遯鳥降離陰鳴鳴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發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以氏月總改為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僪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為斯學矣今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說譌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夏小正

此篇為夏月則禮記月令為周月皆建寅則三代迭用果誤矣

疑批為經經下為傳故惜經傳不分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東也東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歲祭耒始用

暢也（暢作暘）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發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園有韭園也園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曰滌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慢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鼷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

必與之（與疑作謂）獻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芑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梯梯也者發生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縓也者淺赤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縓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鳧伏也粥養也二月往往養茶禪禪單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

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憂有喪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紱多女士紱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黃菜色菜繁田胡繁田胡者繁毋也繁萬物也

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田
鼈蠙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
蟲者何也萬物是動而後著括猶推也蚳蠙
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必不取
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
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
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
也百鳥皆巢穴取與之室何也摻泥而
就家人入內也剝鱓以爲鼓也有鳴倉庚倉
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梯
始收有見梯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
序時也皆若是也梯者所爲豆實
三月參則伏伏者非忘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
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桑撓而記之
急桑也委作萎楊楊則花而後記之鴽羊羊
有相還之時其類鴽鴽然記變爾或曰鴽鵪
也鵪則鳴鵪天鼃也須冰須冰者分冰以授
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

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
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
見故遂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越于也記是
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爲駕駕鵌也變而之善
故盡其辭也駕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
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
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
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
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扎扎者寧縣也鳴
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扎固有見杏固者山
之燕者也鳴蜮蜮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王
蓐荼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將也荼幽越有
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
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
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
有殷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浮游者渠略也

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鴳則鳴鴳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孝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白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曰之也乃瓜乃者意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屢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

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啓灌藍蔥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屢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闕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間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

（矩闕一作短閔也夫婦一作夫卿）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

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煮桃桃也者（桃桃也）桃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鷹始摯始摯而言之何也諱煞之辭也故摯云

七月莠蕾葦未莠則不爲蕾葦莠然後爲蕾葦故先言莠埋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有馬蒂也漢案戶漢

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寒蟬鳴蟬也者蜓蠑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茶灌聚也茶蕾葦之莠爲將楮之也蕾未秀爲蒸葦未秀爲蘆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剥瓜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棗剥也者取也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蒼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

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鷹爲鳥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玄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蟄陟升也能罷貊貉貔貅則大若蟄而榮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曰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時有養者長也玄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蘆也織女正北鄉則具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肪羣陳肪羣者省兵甲也齊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

十有二月鴈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鴈而後言弋者何也鴈而後知其弋也玄駒黃玄駒也者蛩也黃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隕麋角蓋陽氣旦睹也故記之也

曾子問曾子知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事變之來多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故沉思廣慮而以質於夫子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使千載之下居常遇變無不得其宜也蓋一以貫之非曾子不能問非夫子不能答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此上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晃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揭主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晃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

蘇氏謂揭主如字 揭主人卿大夫士之代主國事者也禪晃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類君薨爲上其餘爲禪服禪本而著晃故云禪晃

廢子也

也寧即階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將于殯東凡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幂（既為噫故以擊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敢者欲其敬養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幂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祝皆神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入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入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祖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籍而奉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謂大宰所立也告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告于禰告其主也此時神

此下乃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孔子平其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見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奚為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羣祀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后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其神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上章言見禰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按觀禮侯氏神見今敬君欲諫習其禮故見服以視朝諸侯相朝升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及葬奠而後辭于殯遂脩葬事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極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

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爲父設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極事暫倚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遂修葬父之事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凡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不娶矣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若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潔淨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即廢也如將冠（如將冠二字至此恐倒是曾子問語）

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將冠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孔子言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可也曾子又問將冠而遇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除喪而改冠可也孔子言何可改也并是之服乃天子所賜無除喪改冠之禮但冠而不醴可也醮所以異於醴者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大子蒼始終執而說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爲然大祥則可旅酬矣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夫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入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皆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已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職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大夫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

反取大功以上也反之者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大夫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爲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擬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大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

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禮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改服更其嫁服布深衣縞爲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爲父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皆不復更爲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亦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

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子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喪之二孤則昔

者衛靈公遽卒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辭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既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遷廟主謂祈祧廟之主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衆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弃其先祖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會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敢其瀆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

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帛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

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

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曾子問曰天子當祫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捷也速疾之義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迎尸入坐等禮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侯殯記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

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設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酳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后乃祭蓋葬后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酳主飲畢酢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酳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

酌酒酳尸尸酢主人卽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益奠其爵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練小祥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哀況於弔乎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

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君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豐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卽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歸除君服無追祭矣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

除者除祭也

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之意以爲適子仕者除君服後不復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後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於大事則不然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

君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后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室老家相之長也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衰故

殷事亦之君所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曰君出彊以三年之戒以押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非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國君以事出彊必爲三年身之柏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髽首絰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絰疏衰而蕉履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階而入其處空闕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遂而已先返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與及哭無免於塹此時孝子猶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士特牲大夫少牢上殺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嫌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歲之常事也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介子非攝主故不厭祭攝主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其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

廟雖有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卽望墓爲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究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妄而已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歛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遵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爲人父之道庶子不得爲之後祭殤用特牲者以其爲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所俎所敬也主人以尸而設此俎今無所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今祭殤禮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非宗子之殤也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曰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疢患吾聞諸老聃云引去聲堩古鄧反數音速疢尸占反有變變常禮也柩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莫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疢病也不以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曾子問曰爲君使而

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爲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迺故也今墓遠則其塗如之何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土周塹周也成人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圃之中與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木爲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塹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

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而葬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聲下衣棺同史佚周初良史也遠不葬於園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始於史佚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受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曾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

當然歟柳當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后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公伯禽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爲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食上進膳於親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未猶勿也。再原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武王師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東序大學也。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四人皆樂官之屬。贊相助之也。胥即大胥也。南南夷之樂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瞽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大學正教世子及士

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容問問終則却就後席。皆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遠。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行釋奠之禮必有

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欽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曾公亮曰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授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乃進其等卽於其同等之中校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止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踈遠之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宮此郊人踏踐亦得以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始

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俶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敎世子。立學之初未有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乃退俶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俶禮其處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敎大矣。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

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敎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敎尊敎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敎成王是迂曲其事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爲政於公族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于公之內朝。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然既均爲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朝於外朝。以官之高卑爲次。庶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朝見之位次者。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登。自堂下而升堂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飯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酳尸。尸酳嗣子。嗣子酳尸。南侯主人獻內兄弟。與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酳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餕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在後。今言餕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與上嗣適子之長者爲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庶子治公族。謂三命不齒。謂三命大

夫之子。與卿大夫之嗣。不得與父兄齒。父兄謂同姓之卿大夫。計年燕。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此謂君喪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爲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蓋亦是庶子序其精麤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爲喪主也。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衆。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賓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

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人既有親疏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之政蓋朝覲會同之事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期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剠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纖音纖剠之兖反告音鞫禁縣縊殺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爲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之當纖剠剠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也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刑也親哭之者爲位于甸人之廟而素服以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

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賙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正術猶言常法也不以私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所以然者與百姓一體斷決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秋節

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益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味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省息井反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味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矣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

于東序終之以仁也闋終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共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終皆徧及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愼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冕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即箱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即齊時所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終之云

三禮解詁

禮運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陰陽化流通之理、疑子游門人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

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在埶居王者之勢位也言為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為殃民之主而共廢黜之言傴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殽音效言傴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杞宋皆無可徵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上古簡陋如此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皐者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也欲招此冤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冤體魄圳漢藏于地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也故玄酒在室醴酪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

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絺帛醴酪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越音活蹈平聲冪莫力反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

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祭禮祝於始嘏於終常古常事古法也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僭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僭賢之爵舉殷之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今國君皆用僭舉以及於尸君非禮也）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者對君之稱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建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以天子之尊而慢神之宗廟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

君也竣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死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殽音效是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此承上章言政之事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

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

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

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

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紀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鮪音偉淰音審獝況必反狘許月反淰羣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二靈物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為之驚而飛走矣）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繒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宣揚也）故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

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養音義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節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蘗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禮者人情之防故治人之情以禮爲先務如治田者也）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

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放。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以下至篇終。皆發明大順之說。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殽鬼神。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柳音數）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鱉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定猶成也。數稅賦所入之數也。王制書祭用數之物。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

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爲貴也五重杭木三諸侯緇者二横者三爲一重杭木所以抗載於士下棺之後置杭木於椁之上亦横者三緇者二上加杭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纓之旨鞶革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禁與棜皆承酒樽之器木爲之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禮棜是舉名禁者因爲酒戒也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樽杓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

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擾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漸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君子曰祭祀不祈不慶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也慶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葆猶褻

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褻大爲可樂也葆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燔音煩奧音爨盛平聲盆蒲門反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饋爨煮者祭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

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者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摲而播者妥取其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祖之肉及羣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

而進者推毕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觶於其長是也冕服黼黻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摭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摭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音無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魯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周家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爾醵殷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

行旅酬之禮旅衆也言周家此禮其酌世俗之醻與醻幣錢禮飲酒也錢之所飲者坫上酬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醮飲之均平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近者爲饗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爓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爓況肉於湯也其色亦略變去人情漸近矣一獻祭羣小祀也祀毕酒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爓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以其神毕則禮宜輕也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慢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惡音呼池徒河反此因上章百兩宿愼之禮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毕以逆尊者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共於牢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相去聲溫於糞反此二者皆溫藉之至也溫藉之義如王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樂工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擯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此二者是反本之事醴酒之用玄酒

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豐鞉之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鈴也刀鑲有鈴聲和而後斷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奠鬯焉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帝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珠休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

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邊伯王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鄉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之西旁。故因名爲祊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獻。酌酒以薦也。祭羣小祀則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獻察。四望山川之禮也。祭先公之廟。則七獻。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大饗。祫祭也。言王拿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衆共財。言天下公共所有之物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幷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之後賓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

郊特牲此篇皆記祭事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末雜昏冠兩

段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繁音盤爛音潛大饗尚腥修而已矣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膟加蓍柱曰腥修此明不享味之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止合專爲君徹去兩席就單席受酢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饗春饗孤子禘春祭宗廟食秋食耆老嘗秋祭宗廟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飫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酢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奠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闔一闢而萬事得宜也旅酬無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金示和而參居庭實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王於有德之人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不敢有其室者。言人臣不敢以此室爲私有而主之矣。況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縣音玄。鍚音陽。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此皆諸侯之禮。繡黼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卿

此以下論社

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三事皆遠於禮。故曰失之。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喪去聲薄書作亳薄社於周爲喪國之社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雷之名唯爲社事單出里。爲去聲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爲祭社之事而田役唯則國中之人皆行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祭社必有粢盛使丘乘供

之四邑爲丘四丘爲乘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焚後則菟田簡閱視也賦兵也鹽數之也誓社誓衆於社也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爲黭黭諸利謂使之歆黭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過服其貪利之志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天子適四方先

此以下記郊

柴。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以日爲之主。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官近水澤故名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

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以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卿爲曰燭。弗命而民聽上。氾音汜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氾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刻道路之上反之令新者在上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恐王行事之早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璪與藻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

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爲犆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牛。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伊耆氏。堯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爲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饗

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農。古之田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有功於爲郵舍。田畯君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蘇氏以爲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曰。士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祝辭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殺。色介反。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麕。麕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戴草笠。是尊野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迎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欲藏之種也。瓜華供一時之用。不欲藏之種也。若可收欲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稷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稷者寬縱之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苃菹之類。加豆。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進之豆。水物若鱐醢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薆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

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音嗜卷音袞）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鬯器之類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醢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斷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而級諸之義）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爨祭用氣（冠昏二段原在此今刪篇末此下記祭也爨祭句尚用氣以用氣爲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爨次腥爪薦於堂皆未

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王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羶式延反薌音香）凡祭愼諸此（祭物祭義）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詔祝於室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脾膋燔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殺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祊之爲言倞也所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倞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所祖是主人敬尸之祖也人君嘏辭有冨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餌

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廣大之義也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其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血氣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薦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祭去聲膟音律膋音僚燔音煩涗音稅有血有氣乃爲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薦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

此節之義皆儀禮之訓詁也儀禮周以上之書也

陰物而報陰靈也膟膋腸間脂也先燔燎于爨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爲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其嘉而無與讓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其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觶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

命也肆音剔牖而窗反祭之爲禮或進腥體或薦鮮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舉與角皆爵名尸始即席舉觶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坐縮酌用茅明酌也縮沛也謂醴齊濁沛而其色清明謂之明酌酒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猶明清與酸酒于舊澤之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酸酒以如今時明清酸酒沛于舊醳之酒也澤讀爲醳醳者和醳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醳酒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辟讀爲況由況者用此以消祥災者也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旦以致其思也內刪去冠昏二段附於後篇冠昏二義之後

內則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治國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縱所買反綅侏追反韠音畢縱黑繒韜髮者以縱韜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髮總亦繒爲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也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翦髮爲髫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縱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者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綏端玄端服也服玄端素韠又加繶

大帶也。搢、插也。笏於帶中韠以韋爲之。設敬脉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韗。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所備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巾。帨、拭手。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玦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謚左臂以拾衣袖以利弦也。管筆遰刀室也。偪屨著綦。偪、逼也。著、絇也。綦、鞋口帶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醴酏酒醴。芼羹敖。麥稻黍粱秫。唯所欲。醴音旨。酏音移。芼音冒。贊音焚。林音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音芹。榆。免。喪滑澼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堇、音芹。免、音問。葦音考。免新鮮者。蒸乾腊者。言堇、榆、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滑、乱也。澼、淖也。滑澼滑之滑者也。煖者爲脂。釋者爲膏。芼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珎羞諸物古今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

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容臭香物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敛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洒掃應對。進退。必恭敬。鋪席。敛衽。銜枚。夜則設衛。昏晨則敛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異宮崇敬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

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敛席與簟。縣衾篋枕。敛簟而襡之。簟又以襡編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衾則束而縣之。枕則貯於篋也。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敢、音厄。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敢、音對。傳移也。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扶偪之也。敬與羊皆盛黍稷之器。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

孺子餕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嚏噫欠唾洟倚視不敢唾洟唯上聲噫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衣不見裏也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綻直莧反紉音刃箴之不使見示於人也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則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其帥時燂詳廉反潘音翻靧音悔燂温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帥時皆循是禮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沒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禁簡。則受而藏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衾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家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擩之則曰脩生擩之曰熟膳膳目諸膳之品腶脩。腶音段擩音柔熟音朔擩音辱腶音段脩音修擩音辱腶音段脩音修擩音辱腶音段脩音修

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藏食之則和以卵鹽犬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凡食齋視春時羹齋視夏時醬齋視秋時飲齋視冬時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四時皆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上云折稌犬羹兎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腒鱐膳膏臐秋宜犢麋膳膏臐冬宜鮮羽膳膏羶牛膏薤犬膏臐鷄膏臐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羶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薤也餘倣此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

皆有軒雉兎皆有芼軒音憲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兎皆有芼者爲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鄭氏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爵鷃蜩范芝栭蔆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栭小栗爲楄蔆菱芡也棋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瀚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羔豵庶人耆老不徒食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羔豵亦不徒食言必有饌謂燕食也徒猶空也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

韭秋用蓼腒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藚和用醯獸用梅芥芥醬也肥凝者爲腒釋者爲膏三牲牛羊豕也藚茉莫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鶉羹鷃羹雞羹雉羹兔羹鴽羹鶉羹鷃音如釀尼亮反鴽不爲羹惟烝煑而薤無葱鴽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葱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葱鮒與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鮒鱐烝雛雞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可鄭謂香草言烝鮒鱐燒雛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葱也不食雛鷖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春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鷖去醜此九者皆爲不利於人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

棗曰攢之撰須兗反柤側加反攢音官反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謂削其皺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蟲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者鑽治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牛夜鳴則瘖羊冷毛而毳狗赤股而躁臊鳥膘色而沙鳴鸞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瘟音由冷音零膘旁表反般音班謂腐臭也般臂前腥毛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鶂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鶂奧鹿胃此九物亦不可食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鷹爲辟雞野豕爲軒兎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醢以柔

之。軒音憲。辟音壁。宛音苑。總繅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醋中故用實諸醯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宮室之制中央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以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遠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紛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燕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

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徵其禮。皆有惇史。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之純及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爲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毋音模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象也。蓋法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耳。此八珍之二也。炮取豚若將。刲之劏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皵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

膏必溉之。鉅鑊湯。以小鼎薤。腩於其中。使其湯毋溉。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炮庖將音牲。刲音枯。雚音丸。苴子餘反。謹音斤。乾音干。擘音百。去上聲。皵音蚤。糔息酒反。溲所九反。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牲牛羊也。刲之劏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爲墐。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皵。謂擘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皵膜也。以稻米爲粉。糔溲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數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溉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腩解析之薄如腩也。薤腩。香美此腩也。腩在小鼎內。而小鼎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腩也。必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時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西也。擣珍

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胨。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乾出之。去其皵。柔其肉。胨音每胨反春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研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皵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醯若醢。醯音奚。湛音耽。倚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醯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爲熬。捶之去其皵。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

欲乾肉。則捶而食之。鹽去聲。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皵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糝次用鹽。釋謂以水漬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糝思感反。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臂不蓼。膋音聊。幪音蒙。舉皆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次。故間雜在糝食酏食之間。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臅音觸。酏音移。狼脾臅中之膏也。此蓋以糔溲稻米之粉而煎之。以膏。註讀酏爲餌者。以酏是粥。非豆實

也此即周禮之醜食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椸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雜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齊側皆反。五日之御諸侯制也妻將

此下記生子

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妯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酳

主人詩襛之亦承義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東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諸母衆妾也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

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以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音朶鬌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囪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夾囪曰角兩鬌也其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姆先相曰母其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

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相去聲帥音率咳戶才反還音旋辯音徧適音的其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請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妻遂適寢後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

始饋舅姑之禮也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男諸男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爲外也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濟夙寐。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餕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衆妾同餕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傳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司名之此特言庶子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食音嗣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妻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子謂以禮見於父父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遇故不必以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食飯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袴亦爲太溫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備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察理。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紃音巡。婉娩。謂言語婉謂容貌。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三禮卷之十三　終

三禮解詁

王藻第十三

記天子之禮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玉。見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袞畫龍於袞衣。祭祭宗廟也。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闔門左扉者左爲陽。陽爲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醴酒醷。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日中而餕。餕謂日中所食乃視朝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爲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玄者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於義爲得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諸侯玄端以祭。禫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禫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

之玄端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三俎特豕魚腊也同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膚肉也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同庖也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以上三章諸侯之禮

君燕居

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搢插也君插士之笏也不租不收租稅也皆爲歲之凶荒故上之人斟損以寬貧其下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幦音覓犆音直○幦者覆軾之皮犆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軾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爲君齊車也君子之居恒當户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

君之燕居服食

此以上皆言君之奉養○杅浴盤也褥踐也前席前草之席也深洗也褥前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褥而進飲也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

事君

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既服習容觀王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既服著朝服冕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王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矣天子撫玉方正於天下也玉亦笏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玉笏盖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荼音舒詘音屈○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圖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

記笏

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君視黨之下也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徒坐不盡席尺。徒空坐也不盡席之前一尺示讀書食則寮豆去席尺。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寮亦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音徧以客禮待之也命之祭然後祭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爲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若有嘗羞者臣既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飯飲而俟君也君命之羞但於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徧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飧音孫○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殺粒汚飯也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明不敢先君而飽也三飯並是飧謂三度飧也故曰飯飧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侑側尊用俶儻者謂食畢而覆手者之也飧以飲浣飯也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故曰飯飧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君祭爲已褻甲。侑側尊用俶儻以下皆記侑食盡與不飽禮之謙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爲大褻甲矣已太也褻厭也謂大厭降甲微

如有所畏迫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以上皆言人臣受君之賜侍君之燕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坐。洒先典反言音閻辟音僻○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閻閻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後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梲。士側尊用棜。梲於據反○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

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尊側字用儀禮解儀禮疏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註云無偶曰側蓋特尊也非時王之制故既用即敝弃之可矣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繢音會緌音蕤綦音其○天子始冠之冠綦蒨之蒼白艾色者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緇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緇爲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也○方氏曰爲祖之亡也故冠緇以示其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緇者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者親

親於下也 弔綏五寸惰游之士也以其爲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自天子下達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 五十不散送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髮爲髻之形父母在則用之 親沒不髦 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凶服去飾故不綏也玄冠之綏不宜用紫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 朝玄端夕深衣 尺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音劫齊音咨○袪補口也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袪齊者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略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衽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衽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 長中繼揜尺袼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 袼音劫長中衣長衣中衣繼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揜覆一尺也袼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以帛裹布非禮也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爲中衣以裹之謂不相稱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 振絺綌不入公門 袭裘不入公門 袭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襲服振讀爲祭祭謂禪也則見體裘上必有褶衣表裘是無褶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褶衣也表與襲皆爲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繢爲繭縕爲袍禪爲綌帛爲褶 繢音鞠禪音丹綌音郤苦逆反褶音牒○繢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綌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朝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曰字衍上文亦孔子之言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大裘非古也 省息井反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大裘黑羔裘也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而借服大裘則不可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裘 白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也 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絞蒼黃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大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 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 服之襲也充美也

以後俱記笏

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笏。弗敢文也。文美猶云揄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王之禮有湯時有襲時執龜爲享禮庭實則笏以卜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湯之禮也無事則湯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文者以見美爲敬也。疏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爲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祖湯以文爲敬者臣於君所則笏、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說音脫免音問。笏之所用蓋

記帶

帶。以錦爲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居士道藝處士也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記帶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紐則帶之交結也谷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紐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爲稱也士如此亦舉平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紐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大夫大帶四寸。維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辟音皮繚音了。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爲辟緣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

記帶

帶辟。韋士練帶率下辟。率音律。居士錦帶。弟子縞帶。而素帶終辟。而下飾諸侯字諸侯亦也。大夫素帶朱裏終辟。此辟字讀如純緣也天子以素爲帶素熟絹也用朱爲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用之也因飾爲謂因而文飾之以爲上下之等級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士爵韍韋園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圍音負殺色介反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凡韠者皆帶爲之故其字從帶又以蔽衣事然後著之故名爲韠韠之

此記韠

言敝也爵常爵色之常也在冕服則謂之敝字亦作芾也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記四角無圜殺也下爲前上爲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首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顓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有兩角也肩一命緼敝幽衡再命赤敝幽衡三命赤敝葱衡緼音温敝音弗幽上聲○此以命數之多寡定敝佩之制幽讀爲黝黑色也衡佩王之衡也王后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褕音輸揄音摇屈音闕○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褕衣色玄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王后褕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之也再命褕衣一命褕衣士褖衣褕音鞠褕張戰反褖音彖

○鞠衣黄褕衣白褖衣黑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褕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褕衣也士褖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唯世婦命於奠爵其他則皆從男子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爵獻爵也凡獻物必先奠置于地故謂獻爲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讀畢獻爵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之爵位也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聚順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聚音翠音劫鄉去聲○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棠下之組委地故足如履之也順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面順之垂如屋霤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

君命召以節

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向君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宫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趨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請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士於君所言大夫涉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名士者士雖没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名

記謚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於大夫所有公謚無私謚凡祭不謚廟中不謚教學臨文不謚公謚本國先君之謚也私謚私家之謚也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慰其左佩之綬不使

子之有聲。右設佩者。佩謂事佩。縌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齊則結佩而爵韠。齊音齋。結音吉。凡佩玉者。遇齋時。則結其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爲韠也。士之服。但齋則雜諸侯大夫亦服之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以玄色之絲爲綬也。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純音緇。瓀乳充反。玟音民。縕音溫。○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瓀玟石之次玉者。縕赤黃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童子之節也。縕布衣錦緣。錦純。錦飾。童子服。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爲縕布衣之緣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絇音劬。○不屨絇。未冠行戒也。無緦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緦親之喪。不爲之著緦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當室。爲父後者也。父在不緦。父沒則本服不可遠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爲禮也。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

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此言成人之禮。先生。蓋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饌不爲己也。先飯。示爲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辭之。謙也。既食而飧。以爲美也。而主人辭以疏。疏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尚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旅酬也。一室之人。凡燕食。婦人不徹。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爲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或爲尊者害耳。有慶。非君賜。不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有憂者。缺文。此下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爲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嘗。次殺至肉。乃飽而飧。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洗飯而爲飧之禮。蓋以季氏之鑽尖。禮故也。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凡獻於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薤。於大夫去薤。於

士去竟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拜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辛菜也葱茗青也膳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葱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葱以其形形不知氣氣不知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葱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釋所以不親獻之義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郎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郎拜拜竟郎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賀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不敢私受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爲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父命呼唯而不

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癢才細反○癢病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闑音臬棖音橙○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之爲擯爲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闑二者之中士之爲擯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此與尸行步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圈豚二字不敢强解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圈舉遠反豚上聲齊音咨○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故云不舉足也齊裳緝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端行順審如矢。弁行剡剡起屨。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順如屋霤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

屢屢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踖踖如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踵、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踖踖促狹之貌、凡行容惕惕、惕惕直而且疾也、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籲籲、纍力追反、顛音叵、瞿音屢、○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籲籲、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詻詻、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墜微而明審、立容辯卑毋讒、辯音貶、讒音諂、○立之容貶卑者不爲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毋諂焉、頭頸必中、山立時動也、如山之凝然不搖動也、行盛氣顛實揚休、顛音田、○顛讀爲填塞之填、實滿也、揚休與煦同、揚休、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王色立容以下、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股肱之臣宣力四方、故曰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其土之守臣、其在邊邑曰其屏之臣、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適音的、公子曰臣孽、讀孽爲枿者、蓋比木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已所臣事者、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已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士、公家之士也、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賓去聲、賓讀爲擯、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

明堂位第十四　此篇乃前漢陋儒所爲、宜在黜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

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喪世皆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

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尊用黃目灌用王璋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柶用桷嶡篹損管反○篹遵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篹爵行酒之器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

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遵鄉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檐音詹刮楹達鄉以密石磨澤故云刮楹鄉窻牖也每室四户八窻窻户相對故云達鄉反坫出尊在內反坫在外爲出以坫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坫出在尊之外也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圭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此高坫以康圭也疏屏者刺錢於屏使之文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黍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雞殷以斝周以爵灌尊灌地酒之尊也夏后氏以

夷殷以學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浦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
器也或拊或搏或揩或擊皆言作樂之事傳云鼓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魯公之
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
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
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
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夏后氏之
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

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簨音筍虡音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敦音對璉音輦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
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音矩○椇音矩○椇俎之足間橫
椇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夏后氏以楬豆
殷玉豆周獻豆楬苦瞎反獻音莎○楬不飾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韍者祭服
韠也虞氏直以韋爲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有
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三代祭其所

勝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有
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
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
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
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喪服小記第十五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爲去聲免

音問○斬衰主人爲父之服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冠笄縱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絞帶去素冠而以麻自頂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髻如著幘頭然慘頭今人名掠髮此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爲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同也免而以布亦言爲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乃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笄纚說見內則免見檀弓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爲去聲免齊衰惡笄以終。喪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木爲笄以卷髮謂之惡笄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髽其首也蓋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言其義不過

以此免與髽分別男女而已。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者黯也必用竹者明子爲父禮仲尼曰竹有節而空象人之有喪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心當與父同也。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適孫無父哥爲主三年矣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爲母期也子死則孫爲後故以爲後者言之。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爲去聲○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婦士是以尊臨卑雖是總服之喪亦必稽顙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大夫弔之子之喪則稽顙其餘謂大夫弔也。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異姓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必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同宗之婦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適子爲父後者不服之非爲後者服期。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一爲三而不言者父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爲五謂因此也又不言以五爲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畧故惟言以五爲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其禮制亦然。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別子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定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

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昆弟。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據初而言之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亦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也。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嫁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己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己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又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疏曰。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

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謂女君之姪娣也。其來也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娣亦從之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姪娣不服。義絕故也。禮不王不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不降殺其妻父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

服同也、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也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衰絰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禮也三年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非爲練而設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在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去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

別無親近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稅吐外反○稅自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魯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聞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從君而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虞祔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亡則已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經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喪服傳曰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絰大搹者謂首絰

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絰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絰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齊衰之帶大功之絰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帶小功之帶緦麻之絰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緦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如絰如要絰也摄者揑也。朱子曰首絰大一揑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變葛絰葛絰之大小如齊衰之麻絰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絰皆牡麻牡麻重於葛也服宜從重故男不變首女不變要以其所重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無事不辟廟哭皆於其次。廟門嬪宮之門也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無時之哭則皆倚於廬也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無服之上章言絰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麻同皆無服之者謂重喪而遭輕服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絰不易首絰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報葬者報而三月而後卒哭報音赴。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庶子爲其

母大功大夫不主士之喪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妾祖姑可祔則易牲而祔於女君也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與母之繼夫猶路人也故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斯也異居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繼父自有子即爲異居異居者服

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袝葬者不筮宅、宅謂塋壙也、士大夫不得袝於諸侯、袝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袝於諸祖姑、妾袝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袝、袝必以其昭穆、公子公孫之爲士大夫者、不得袝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爲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爲國君而無兄弟也、諸祖姑亦袝宗族之疏者、上言士易牲而袝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而袝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袝於妾祖姑、言妾死則袝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袝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袝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袝必以昭穆也、諸侯不得袝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袝於士、卑孫不可袝於尊祖、孫貴而不袝其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袝於士、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毋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爲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父在則適子爲妻不杖、不杖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爲妻禫也、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傳曰、妾之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子母、此謂爲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爲其後故云爲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爲祖庶母可也、

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可以妾生之子爲後、爲父母妻長子禫、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後、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祭之、袝及高祖、當是爲壇以袝之耳、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侯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父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被藏以俟送葬也、前章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言齊衰惡笄以終喪爲母也、此言前笄三年、女子在室爲父也、前條也、齊衰爲尊、大功爲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束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爲屨也、絰帶麻絰者、去首絰之大、而以麻爲帶、其制小於首絰、其垂三尺、要平聲去上聲、○練小祥也、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要平聲去上聲、○練小祥也、筮日筮尸、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爲尸

四事皆言杖

之人也視濯視祭謂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絰而要之葛絰未除將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二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日筮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筮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則可知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適子得執杖進作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降其父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特以即位故明言之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葬服則君亦不錫衰免音問○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爲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爲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

殯而成服此言未葬服謂未成服也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去聲○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已之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暫釋服來致其養今死乃入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十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女君謂適婦也婦之喪廑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廑卒哭在寢祭婦亦祔於廟祭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無大夫攝爲主若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則尚厭故不免而爲主也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爲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父不爲衆子次於外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與

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宜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必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明在異國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詘音屈。○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爲小功、故云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澡麻爲之、謂屈治其麻使之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故云詘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卒時、夫爲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祔於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死後夫乃爲大夫而死、今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惟宗子去他國以廟從。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心喪、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報音赴、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此言爲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遠葬在四郊之外、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謂糾其要絰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所以敬異國之君也、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

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玄謂玄冠玄端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所以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弁父之喪、括髮於堂上。祖降踊襲絰于東方。弁母之喪、不括髮。祖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祖。弁纚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即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祖去上衣、降作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祖之衣、而著要絰于東方、東方東序之東也、此弁父喪之禮如此、若弁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祖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皆

免此所異也著免加要絰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絰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祖者初至祖明日朝祖又明日朝祖也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適婦不爲後者以夫有廢疾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大傳第十六　此篇專記宗法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祫祭之禮諸侯之祫凡

及其大祖矣大事謂祫祭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還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踖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爲不可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治理而正之也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

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存察也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同姓父族也從

此等語似漢儒語

此節乃儀禮全文

宗從大宗小宗也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婢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緦麻服盡於此矣五世祖免謂共承高祖之父者相爲祖免而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則共承高祖之祖者并祖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

於上世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爲宗是爲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
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
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
服親親者父母爲首尊尊者君爲首名者若伯
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
爲入適人爲出及爲人後者長幼者長謂
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從服
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
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屬親屬也
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
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
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
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
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
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
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爲
君所厭不得爲外舅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
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婦姒是從無服而有
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
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
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
厭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自仁率親等而
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父母
也等差也若用恩愛依循而上至於祖遠者恩
愛漸輕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
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
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亲服表恩若高曾
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爲尊重
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爲恩深
乎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
族人則皆臣也不敢以族屬親於君者一則君
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辯限於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
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
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
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
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
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
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
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君無適昆弟使庶
兄弟一人爲宗以
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
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
立庶昆弟爲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
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
無他公子宗於己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
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
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不得宗公子有宗道公
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

者。公子之宗道也。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爲施。在旁而及之曰施。服之相爲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爲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

少儀第十七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階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指主人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頗聞名於將命者。蓋疑踈闊之久。未必上人肯見也。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頗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頗朝夕見於將命者。若瞽者來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頗聞名於將命者。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命者。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其辭則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也。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適他。謂以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臣致縶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縶。親者兄弟不以縶進。賈人。識物價貴賤者。縶。君之衣物者也。凡致縶若非親者。則須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若親者兄弟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縶進也。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也。賵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並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於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以此爲賵者。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受人之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皆委曲以盡禮。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始入

而辭。曰辭矣。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耶席曰可矣。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者在則否。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皆不得脫屨於戶內、問品味。曰子丞食於其乎。問道藝。曰子習於其乎。子善於其乎。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丞食於其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其乎子善於其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器械之備所以防患不可度其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已大家之富爵位所致不可願望於已以其有僭竊之嫌重器之傳實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撝。汜音泛拚音糞鬣音獵撝音攜。汜埽廣埽也拚除穢也鬣埽也席上不可用帚膺胷也撝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已胷前不可持向尊者也、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嶷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嶷若序蓋也嶷見不將命非賓主之禮也

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敢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若於尊者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侍坐於尊者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畫地亦爲不敬手爲容亦爲不恭煞不得揮扇若也寢則坐而將命。無故而畫地煞不得揮扇若當尊寢卽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洗蘇典反、○畢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筭每三馬而成勝畢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已勝也、執君之乘車則坐

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髀。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髀音覓、○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散綏貳綏也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髀者引之於車闌覆笭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今按笭即軾也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歸有所止故也師役勞苦爲甚故於此還曰罷以其疲故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劒首。還

屢問曰之發莫雖請退可也運轉動之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屢謂轉而正之示欲著也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而后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埸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毋拔來毋報往拔蒲末反報音赴○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毋

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謂毋身質言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蹌蹌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纚和之美肅肅雍雍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執轡鞶囊不趨堂上不趨

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手拜則手至地而頭亦肅拜爲經而麻帶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經易拜也首之麻經而要之麻經不變故云葛經而麻帶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脫屨也祭禮主敬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敢脫屨燕則有之者謂行燕禮則堂上可跣也未嘗不食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以綏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劒乘馬弗賈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弗賈劒所佩之劒也弗賈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此皆貴賤之道以廣敬也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肉之已解脟而可升鼎者故

可執也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於一雙不止一雙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緤鳥列反○緤牽犬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田犬充庖廚所烹曰食犬牛則執紖馬則執勒皆右之紖直彰反勒音的○紖勒皆執之以牽者右之者以右手執由便也臣則左之臣征伐所獲民虜也左之以左手撰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祖橐奉胄說音脫橐音恙奉上聲○前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所云棄常先牛十二之類是也祖開也橐弢甲之衣也胄兜鍪也謂開橐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韝執拊韝音鉤拊音撫○執蓋蓋輕便於執也韝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是也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劒焉夫音扶襓音鏡○啓開也櫝劒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卻合也犬襓劒衣也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底下笏書修苞直弓苞席枕几潁杪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潁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潁京領反削音笑刺音次辟音譬○笏也書也脩修也苞直也弓也苞裹也席也枕也几也潁警枕也杪末也琴瑟也戈有刃者櫝而致之也筴蓍也籥約笛

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捺下陰陽之義也潁刀鐫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向人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辛尚右先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為尊其行伍貴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尚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詘者辭氣明盛之貌經由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咮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先飯猶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小飯則無噎噎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也數咮毋為口容言數數嚼之不得弄口以為容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辭之則止也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僕音遵主人獻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僕御人來觀禮副士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士人受酢之爵并僕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也羹濕魚從後起則脇肉祭膾鯖音亲膾音詭○擘濕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膜腹下肥處鯖在春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氣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膾者刮魚腹下大骾以祭也凡祭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凡齊去聲○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為之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捺下陰陽之義也潁刀鐫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刃正向人也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辛尚右先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陰死道也左將軍為尊其行伍貴尚左方欲其無覆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尚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詘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詘者辭氣明盛之貌經由之處必思為險阻之防又當隱密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咮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先飯猶嘗食之禮也後已猶勸食之意也小飯則無噎噎之患亟之謂速咽下備或有見問之言也數咮毋為口容言數數嚼之不得弄口以為容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辭之則止也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僕爵皆居右僕音遵主人獻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僕御人來觀禮副士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士人受酢之爵并僕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也羹濕魚從後起則脇肉祭膾鯖音亲膾音詭○擘濕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膜腹下肥處鯖在春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氣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膾者刮魚腹下大骾以祭也凡祭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凡齊去聲○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為之於左而居羹器於左則以右所執者調之為

便替幣自左。詔辭自右。此言相禮者爲君受幣也。則由君之左。傳君之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也。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尸之僕者。執轡末也。范軌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則祭之俎內也。君子不食圂腠。圂與豢同。謂犬豕也。腠膡也。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凡洗必盥。洗爵手。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提丁禮反。○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凡羞有涪者。不以齊

涪音泣。瘠去聲。○涪犬羹也。犬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喙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二人俱以南爲上也。飲酒者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飲酒也。饐者醷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饐冰而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飲酒也。饐者醷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饐冰而酸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饐醷小異。爲果。折俎禮盛故。饐醷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算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謂庶羞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

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聶沉涉反。軒去聲。麕俱倫反。辟音璧。其有折俎者。取祭肉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脏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爲之。燔燒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燋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獻主。主人也。夫燋未熟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客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棄爲之。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爲人祭。攝主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曰。膳則善味而已。祔練曰告。事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作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牲

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膊奴道反。補音特。○膊告承上文而言。臂膊肩脚也。九箇自肩上至蹄折爲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學記第十八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音小。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禮下賢德之士。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踈遠之臣。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失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衙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白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蓋以君臣受己之美誘諭其初志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遵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禘五年之祭也。不五年不禘。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欲其自得之也。幼者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初學者乎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褻。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學詩者。而不

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辭必有疑殆而不安者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與者忘之興起而不能自已蓋即三者之學也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罕譬而喻比方之辭也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者之志與師無間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

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冶鑪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爲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

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

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

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揖讓。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

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冕弁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

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鄭云。大章。黃帝樂名。咸池。堯樂名。韶之言紹也。舜之道德能紹堯也。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於人事盡極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

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

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粉反）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他歷反）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鐃

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柷敔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

樂之發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柷敔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樂之始奏先擊鼓始奏以文盛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相與俱退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稍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靡亂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

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聲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腔。楬丘八反。壎音喧。篪音池

論樂器樂聲而推及于用賢圖治賢臣與樂器樂聲相關文氣微之又微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竹聲泛濫。泛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思是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

也。其聲讙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讙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彼謂樂聲也。合之奚合於心也。八音會牟賈侍坐於孔

自此問答文氣遒放變幻不羈極其形容象武樂武成輝光發越真神品也

聲。其五而究。末在中矣。

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先鳴鼓以戒衆。又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遽事也。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

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實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音輟成者曲之一終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

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方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矣樂終而德尊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為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為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鉅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行商容即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鮮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鮮許斬反鮮與鱻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藏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兵器皆以鞬櫜閉藏之示

不用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晁補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晁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晁總干謂首戴晁而手執干盾也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辭其言止此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強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鉄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識音志。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隊音墜。說音悅。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墜墮也。倨。倨曲也。句。甚曲也。）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共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其輤有裧。繒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輤。干見反。裧。丁占反。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裧者輤之四旁所垂。繒布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乃行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說音脫。廟門毀牆不折去棠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輔而行。至於家而說輔。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輜音遄。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士輔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士卑。故簡略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音的。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不祿。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音敵。實音至。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內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墼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王氏曰。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繩屨。不粻。占者皮弁。粻。糧也。將葬而追及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猶吉也。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史筮人也。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每車二匹。校既夕禮柩初包奠而讀書。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明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

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遺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久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大宗人或是都宗人掌都家之禮者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稅音彗褕音揄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禫衣其餘如士復西上禫之彥反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褒衣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雖王父母在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此上三節言復

此二節言祔

此上四節言祔

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同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舜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尸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公子附於公子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

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其甫者首而神之不名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唯以哭對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未小斂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若聞未

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絰小功以下謂之踊踊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絞竟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主妾之喪則自袒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君不撫僕妾略於賤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從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

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如字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反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舉虞祔之祭也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賓也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大夫與殯亦弁絰士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絰也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生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幷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違

之往也之字有力此後皆論喪服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爲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爲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爲舊君服也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冠之武而垂下爲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王肅云編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辟縫向左左爲陽吉也凶冠則辟縫向右右爲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辟縫向左而同於吉緦冠繰纓大

功以上散帶。縰音息總服之纓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纓數則半之治其纓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爲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總冠繰纓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爲總服總云者以其纓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總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總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疎故儀禮云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曰總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後路貳車也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前章相襚不可用已之正車服也。遣車視牢具。疏布輴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

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章去聲粻音張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輴輴蓋也四面有物以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樘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纚。委武玄縞而後纚。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纚委武皆冠之下卷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

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纚故云委武玄縞而后纚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質不可奈也暢曰以椈杅以梧。椈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椈音菊椈音七暢鬯也椈柏也擩芳而梧絜白故用之牲體在饌用椈升之以入鼎又以椈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

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刋削椈亦必然也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異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裨帛邊而飾紋之不用織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醴者稻醴也。蘧蒢簟衽實見間而后折入。蘧音武簟思交反衽音枕見音諫間平聲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爲醴也蘧蒢皆夷器蘧蒢盛醯醢鮚盛醴酒簟竹器以盛黍稷衽讀爲枕以木爲之所以支棹蘧蒢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蘧蒢簟衽實於見之外棹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笠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重既虞而埋之。重平聲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丹。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治繡人小

凡此喪事，此乃卽堂下之位而偏容棺器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

斂大斂。啓。皆辯拜。辯音徧，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賓客至則不輟事待賓客畢乃偏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章法古與喪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及而后奠。此謂君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爲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卽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

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音脫前占反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爲之者也稅衣黑色纁絳色裨裳下緣也繭衣裳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皮弁六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丈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裨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衮卷衣者以卑服親身卽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只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華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小斂

公襲黃者之襲尸如此

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一股而絰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蓋警君之至而舉其禮也。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贈以物送別死者於穙中也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廣二尺二寸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

隣國致弔

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

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儀禮之闕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

鄭國致含

鄭國致襚

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玉之形制如璧坐委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以承之鄭國有遠迎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襚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

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爵弁聲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雷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鄭國致賵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將命者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

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賵者出位于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其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其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緙音弗拾）其拊反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期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荅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哭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紱音憑）父紟其嫡反馮音憑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章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文觀古奠禮亦頓躓故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皆所注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喪當曲從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異者如三年之喪則既練其練祥皆行（練大祥之間反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練者既廣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練草名無葛之鄉以練代王父死未練祥而祔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祔禮所

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著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與畢而出乃脫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即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次於異宮者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散等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累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累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至齒爲嚌入口爲啐凡侍祭喪者皆賓祭薦而不食侍祭喪謂相禮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疏曰不奪人喪恐也不奪已喪孝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衰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妻視叔父母姑姊妹兄弟長中下殤

輕喪有經所載書策重喪不可名也

視成人（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之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期祭也朝服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緇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日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蓋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上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犆音特犬音泰卒哭

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其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祝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祝辭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耽諸之辭妻卑故耽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其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鬬轂而輮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輮胡罪反鬬穿也輮迴也謂以其哀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嘗聚其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鬻市以飯公羊買為之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

賓子自含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買士也而鑿以飯是憎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

家食畢而又飽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令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此十有關上問敵者三之禮賜尊上之命

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賜拜寘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創

此四節皆言已有喪而出弔

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爲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

退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紼拂也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音嗣黨謂族人與親戚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垣免音問垣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免冠及郊而後免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既哀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

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令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己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為其妻諱則子於一宮之中

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讳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此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凡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後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宮中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于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

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此記失禮所自始。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

道路行喪

突標此二段

竿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疏曰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諸侯使人弔其次舍鄰useful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引去聲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著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引即綍茅以茅爲靡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

內多移入於本篇不類

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弔喪禮然踰封越境也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君使國君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閨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婤不撫叔叔不撫婤婤叔宜遠嫌故皆不撫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禰祭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爲常。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甥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爲君服斬衰。爲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衰皆同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厩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爲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死義可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于男五寸。惰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食祿當何君時之公。文公至哀公七君。成廟則饗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饗其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宗廟初成。饗之尊神明之居也。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割之。衈者。未刲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屋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饗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之者。謂盛饌以落之。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饗之以豵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豵豚。牡豚也。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

宗廟。使使臣其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敎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敎謂納衆賄固嘗以此爲辭矣。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適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其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其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辭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遣妻必命出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之後。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立于堂下。則婦人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即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自各諸其寢而見之。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此爲未許嫁故蚤已笄。酒爲少者處之。韓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紕音毘。純音準。紃音旬。韓音韓。鞸也。會領縫也。韓旁綠謂之紕。下綠曰純。紃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適階。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禒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袞。屈音闕。赬音呈。貞反。禒音奪。知彥反。小臣君之近臣也。此見下也。榮屋翼也。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

哭

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褘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衣去聲褘如占反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大夫之喪

初死

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初死時君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而出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迎也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

初死

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極音橫拊音撫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外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音憑說音脫髦毛勝前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則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及不髦謂此也髽

初死

亦用麻髽于括髮以麻也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要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襲並扶擗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

此言君與夫人新喪時出拜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國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氾拜之而已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毋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

初死

襲衰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拾音作其劫反主人拜賓後卿作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毋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甲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裹上之錫衣加帶弁於吉冠之武或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

代哭

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以。縣音玄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爲薪以供爨狄人樂吏也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爲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於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疎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有喪則以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爲燭也。賓出徹帷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也。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弔賓送賓之禮。其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無後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主也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于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音集子兼適庶及世子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世婦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

而棄之於隱者。于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適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睽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為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幠音呼、楔先結反、柶音四、綴音拙、幠覆也、斂衾、擬為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今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為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為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褻衣、恐是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繘巾。柜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毋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繘音其、枓音主、柜音貫、管人主管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餅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繘為巾、醭水以去尸之垢、柜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向人取土為竈、所掘之坎內、御者婦人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牆下。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竈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柜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濡乃亂反、濯音擢、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漸粱或穫之瀋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徹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為垼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鼎瓦甑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性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令溫、甸人為竈、畢、即往取後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煮沐汁、謂正寢為廟神之也、柜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頰觸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禫。第有枕。君大夫士一也。

造七到反、禫音覃、第音簀、舍去聲、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牀於上、禫單也、去席而祖、露第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卻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

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有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

皆言居喪飲食之事

溢之米也。蹙食粗飯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蹙食水飲。妻妾蹙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蹙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盬。食於篹者。盬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篹思管反。乾音干。盛杯圩之器也。篹竹管也。期之喪。三不食。食蹙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樂音洛。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辟音避。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上也。父友父同志者。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當辭。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

小斂

大斂

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交。紟音衾。紟其鴈反。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竝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其日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

斂衣

不辟紟五幅無紞。辟音百。紞都敢反。此明大斂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于衽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束尸。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三幅。用以束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冰渠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祿。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衣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笄。君褖衣褖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音福。褖音牒。小斂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祿。謂悉用己衣

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乾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胥讀爲祝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

死時無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介反赬尺貞反裁去聲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

君賓viewer大斂

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繪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君將大斂于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于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事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視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

遷尸

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絞紟踊此踊之節也動尸則哭踊無數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撫以手按之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

馮尸謂馮尸之父母妻子也

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奉上聲。拘音俱。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徼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換。故起必爲踊以泄哀也。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禫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

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盖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

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君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廟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

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稱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拜稽顙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導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喪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

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稱君故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必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大棺八寸屬六寸禪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國君之棺三重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鏤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鏤士不綠裏音里鏤音婁絞音交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綠音角鬊鼠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謂綠爲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音春橫才冠反幬音壽君以柩置輴上橫猶衡也衆木于輴之四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橫木似屋形故曰

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画貼西序之壁而橫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橫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攲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橫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益縫用柣處猶在外而可見其柣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幛也貴賤皆有帷故惟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以火煏穀令熟也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飾棺君龍帷三池**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纖竹爲籠衣以青布挂之以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雷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此以後言君大夫士之飾

關後故**振容**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繒三池也長丈餘加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黼黻音弗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隧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央又畫爲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已相背爲三行故云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僞音帷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爲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繒荒是上蓋褚覆亮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紐六**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齊者腊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連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人棹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君纁戴六**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於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帶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披去聲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忻車適下則引後以防飄車故左則引右故右則引左、**大夫畫帷二池不揥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翣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綏而追反畫帷畫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翣

綏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搖絞音爻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搖翟也雉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縮也畫翟於絞縮在池上戴當柩東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輴音春輴音船國音船一國字註皆讀爲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幰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

今讀大夫葬用輴與雪字並作紼音君葬用輴音春○天子之殯用大木爲椁謂之黼椁諸侯謂之椁槨碑繂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輤車雜記作輴宋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窆引去聲咸音緘○三封字皆讀爲窆謂下棺也跋曰下棺時將綍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廬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譁戒止其譁譁以哀封繫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君松椁大夫椁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枕大夫容壺士容瓶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篇或盡非孔門所傳然章法甚兢先漢之筆也

三禮解詁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雜以緯書愈錯矣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于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瞽瞍而宗堯也明矣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王者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

昌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爲壇除地曰墠也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爲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遷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曰享嘗乃止去祧爲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爲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爲墠然此壇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墠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

鬼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爲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及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官師者爲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疏曰太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族曰置社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

夫之無後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庶人祭于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祀也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忘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與牲皆云無樂未詳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報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親見有欲之之色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趨趨讀為促促。行步迫狹也。數。速也。皆不事威儀之貌。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愉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

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脂管。乃退。爛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以東。祭月以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十二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戾至也風至則乾矣）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

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鄉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

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

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耳。）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日欲無止也。忘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日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涪水。君執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純音緇。紖音引。赤鬯及涪。詩長發文。嚌才細反。宿讀爲肅猶戒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而鬱鬯曰祼。太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養也。殺牲用以薦藉。○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涪水者。涪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涪沛之。涪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涪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爇之。入室燔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嚌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竟音境○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祼以降神於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

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卽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禮則可以觀爲政之道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謖音縮進讀爲餕○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爲物以事言也與物以具言也與舉社羞

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

而出於初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爲以爲安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初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鹵明尊卑之等也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尸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鹵○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飲五也尸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上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疏曰酳尸之前皆承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醉。明夫婦之別也。校音效。鐙音登。○校豆中央直者。挑醴挑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挍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爲主。則豆以肉爲主。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爵。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畀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爲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四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爲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焉。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譔錄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

矣。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祿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實諸深室。故云卽宮于宗周也。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揚令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舅。叔舅。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寧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孔達成叔孔烝鉏文叔孔圉孔悝之父也

。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祖舊所服。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圉。崇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

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

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敎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器服常存禮不泯絕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紀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

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順之謂上下言猶明也喪紀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利也公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貨財用也固言取之力

也盡謂竭其所有仝與迂同仝其衆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

得其辭請少進寡人固陋言其固陋也請少進更有以進教我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直言或作朝廷物以不振爲恥國以不興爲恥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化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雖過民猶以爲辭動雖過民猶以爲則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不過乎物。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

天道也。（物無不于四方不閉其久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欲孔子以懇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專其愚者言之）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便給之人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亡矣故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

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

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

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

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內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

曰寡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偷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偷死而號無告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揆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恃慢

之亂作矣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棄忘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

辟不辟忝厥祖（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宴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主人親饋是敬主也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賓自外而入喪自內而出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爲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慮。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之先幣帛謂先行以致其情也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已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生羊坐犬殺食而生其皮也）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蘩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

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

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所以必當戒懼者正以不睹不聞之地誠之不可掩蓋莫見莫顯於此矣是以君子愼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小人而無忌憚無知妄作彼故自以爲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此所以爲小人之中庸也故惟中庸爲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小人之中庸也是以道終不行不明）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
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
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
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
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
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
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
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
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
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
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
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
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
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
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或有異事必易服從衣而因爲楊不以楊衣而因爲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襲之患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篤者居其厚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制報之爲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爲無失（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義道以覇非孔子之言）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勸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諗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

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壹專也。善行難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蕪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
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斯而
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
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
寬而有辨前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
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
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
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
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
事君遠而諫則謗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
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
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入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
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
處其位而不復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
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
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
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
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
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贈焉則不問其
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
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
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
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
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
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
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咲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

說其上矣詩曰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卬臣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從爲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爲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愼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爲道者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兖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

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心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及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猪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

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牆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經之絰非衆華帶之絞帶也經重絰華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此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初皆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牆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

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及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于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拾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平聲○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齊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二袒衍文○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

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則有袒理經若訃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咨齊衰亦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及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及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

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袒者袒而襲裘而加絰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也故云所異者免麻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及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爲位而哭其餘不得爲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

哭總麻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爲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袒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

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檀弓云于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爲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踊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喪加麻也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此篇亦奇形容至痛如生人親

者淫淫欲淚欲泣

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音笄斯色買反扱音楪雞斯讀爲笄纚笄者笄也纚韜髮之繒也既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復踐爲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捥心而哭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辟踊尺亦反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如喪父母焉如喪子焉求諸其鄉不得也入門而弗見也升堂入室而皇皇焉如將復入然悲夫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閽閽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註善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僵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

室則杖。童子不總。幼不能知疎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總。總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總矣。故曰總者以其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去聲。通爲猶。○有屬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卽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喪。厭妾子使絕古與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漢人不能也。上妻則不論諸侯在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

字法句法皆精奧

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有期之喪。既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絰。服其功衰。謂二

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寧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

本者亦得變之既練遇麻斷本者亦免經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斷音短○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絰也於免絰之者以練無首絰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絰既絰則去之自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

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

仲子期何

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唯君所服服也。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賤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弁將葬啓殯等事，則首絰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上。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疏如字，稅音脫。○見人，往見於人也。絰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刻也。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其貌惡。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丘。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絰，首有標表之義。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稅音脫，苄音下，○苄，蒲之可爲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
牀。杜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實明也翦屏者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此有與
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
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
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
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緦服是熟縷生布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

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緣。要絰不除。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也謂之成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其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古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爲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繫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緣爲領緣也要絰葛絰

也緣緣見檀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
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之首絰婦人除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又期
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纚。無所不佩。
黑經白緯曰纚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
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平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留也既練遭
大功之喪。麻葛重。是重麻重葛也齊衰之喪。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斬衰之葛。與齊衰
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
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
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兼服者服兼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
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乃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揜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賓。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奉上聲。哨七笑反。樂音岳。○中者。盛矢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椎。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矢。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亦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與。度待洛反。壺句。○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直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比。毗志反。飲。去聲。○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未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者。謂

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爲馬者馬是
戎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
猶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
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
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微取劣偶之
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
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
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
此辭也故曰謁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
師曰諾間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
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
詩樂作止所間踈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左右告矢具請拾
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
黨於左拾其劫反○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
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

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
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
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
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矣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
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其賢於其若
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數上聲純音全
奇居衣反○踈曰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
則別而取之一筭謂小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
筭爲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
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
勝者若有數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
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
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命酌曰請行觴酌者

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飲去聲養去聲○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
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
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
之酒手捧之而言曰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
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
以此觴爲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以
答賜灌之辭也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
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宾主皆
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
勝者樹立其馬面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
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
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
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

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爲樂也以慶謂以此
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
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鄭氏
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踈曰謂
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
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
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
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
五寸口徑二寸半容十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
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
毋去其皮扶音膚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
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
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魯令弟子辭曰毋嘵毋教毋脩

浮者酒滿也

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稱者。投壺時立於堂下。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憮亦敖也。偕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踰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滿而浮泛也。庭長。卽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鼓○□○○□□○□○○□半○□□○□○○□□○□□○魯鼓○□□○□○○□□○□□○□□○□○○□□○□□○□□○□○○□□○□□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蠭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

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

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慮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

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

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親西斤切古新字見子貢詩傳及韻會等書皆作親疏親字則加亠誤古字也

三綱領八條目皆從致知來知至則一以貫之矣知之不至者外物爲之障耳故又在格物知者本然之真知即所謂明德也明之在致其知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而已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與民同好惡而不專於利平天下章專說理財其所用之善人亦專爲理財也故始末不脫財用字

嚴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生財教百姓生財之道也百姓足則君民皆足故下云以財發身百姓則君之財足而國家可保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齊側皆反緌如追反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此冠後世不復用而

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代之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周弁殷冔夏收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爲之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總結前章冠義之下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

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笲音煩段丁亂反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賈疏云舅姑酬共

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

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

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郊特牲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其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器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觶。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

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實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共音恭鄉人謂鄉大夫也上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介以輔賓僕以輔主人三賓衆賓之長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

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聖通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由制也祭薦祭酒敬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爵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啐取內反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齊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未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齊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齊是嘗齊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齊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口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爵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爵者論其將欲卒爵之事致賓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爲觴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吕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主酌賓爲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人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舉。則堂上與堂下更

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也。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

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優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優。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優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

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

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背藏也。愁音揫蠢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蓋燕與鄉飲酒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者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周禮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

此段亦妙此皆以往返重複不厭盡句而見其妙也古文之妙原如此此難與不知者道

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燕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舉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舉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八句詩此段至妙至妙

獻皆畢然後射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

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

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孚敢內反。卒子忽反。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

之子。副倅於父之事。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作階之上。又宵則執燭於作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作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作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與邇同。南鄉爲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邇讀爲旅。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

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偪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既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

此段亦佳

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遥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

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

聘義第四十八

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聘義者釋聘禮之義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質正也。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爲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白北向南爲序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用束帛北面拜賜。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賜之義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餼吐既反。卿主國之卿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餼者。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爲信。主君既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饔禮食一食再饔。蓋無常數。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春秋三傳

左傳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元妃死而繼之。非次妃也。次妃者。妾也。曰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明隱之當立也。宋

春即建寅之孟正月即建寅之月周未嘗建子商未嘗建丑三統之說起自劉氏春秋以後之人不見盛周之正朔而習於七國之誕辭爲萬世之罪人

也諸儒因公羊穀梁之誤參以國語文始豁然見

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是以立爲大子。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杜說非也此當爲生之難故惡之寤逆也　寤逆也

制嚴邑也即虎牢成皐之地五年六月鄭二公子以制入敗燕師于北制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姜氏請京公使居京

京城大叔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公子吕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至于廩延言轉侵多取以爲己邑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

此與實太后梁王竇帝事相似段無良臣故至此耳祖楊慕光之堆崇薛長孺之流弟莊公上制於惇愚

京叛太叔逐之共叔段之爲殺之非也左氏得大子之意不言出奔難之也鄭伯志在於殺段有使殺鄭克之禍猶不靖也

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猶猶本段實出奔而以克爲難言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曰惠公仲子從夫也此爲仲子而來曰惠公仲子者猶曰倡公之成風云耳時仲

子已死豈有人未死而先歸賵者乎。左氏以二年夏夫人子氏薨爲仲故以此爲仲子未死而歸賵焉有人未死而先歸賵豫凶事非人情慌忽然也

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既葬則縗麻除而先歸賵者乎。左氏以二年夏夫人子氏薨爲仲故以此爲仲子未死而歸賵焉有人未死而先歸賵豫凶事非人情慌忽然也仲子在而來贈。無哭位。豫凶事。非禮也。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惠公之季年。政亂師干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不稱使故知非王命然不謂外交亦不知其是奔否也諸說未據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桓未爲君仲子雖己薨賵不書卒于不應稱夫人。鄭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諸侯稱公者會葬者在外。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君母也而稱君氏。何取焉。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鄭武公莊

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

（夏四月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則春秋用夏所行夏月。明其而又曰周。定于何知。孝盾如是。杜註又從而附會之。）

（心死隱非臣也。亦非人也。）

（君臣交質。大變也。左氏乃舍其大而校舉其細。）

三傳

左傳隱公

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左傳隱公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謂乎。（兄弟相及。禮有明文。此傳乃以爲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

左傳隱公

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畜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畜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鄭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疾其固請强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鄭潰

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

羽父之無將己見于此隱公遂不能制

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

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

其宰獳羊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左氏曰衆也得之矣諸說皆非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諸侯無二嫡。益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邾人鄭人伐宋。螽。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宋人伐鄭圍長葛。

是大文

謹嚴意不從無故而遂行以防窺伺也如錡亟之事是矣文字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小臣有司之職。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

大設獵魚之備而觀之

陳略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

桓王助臣伐君

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焉。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

制嚴邑也

始焉助曲沃伐翼終又伐曲沃而納翼王子若矣

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此親使人之言生人榮辱所係故謹擇使）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忿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强家）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使

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卹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蔽（蔽至也）其器及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

觀法則陳之會長友魏可知爲宋討也四句筆力合首

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邦。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于垂。歃如忘。

此段錄文簡潔首尾自明

不娶齊而娶陳非免邦不入之義也

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忽爲貳于周。故有寵于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宿男卒。晉前徙鄂。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啓神明。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

日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先自相見而後宋齊之平敬大國之命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將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

左氏以相沿有假許田之事故以此爲歸祊易許田耳非也鄭有伐宋

之事又將伐訴鄭之地轉平而繼之以歸祊有以也鄭莊機謀慨然不吝以先祖所受之地與人而不爰其介猶取之內境而懲列境儻之有日也若隱則何爲受之哉無歎之復不思不懷而懵然以與

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擇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歎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為私意書之云貶其貪也若以為勿許田何終其身三年而不一及平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三月即建辰之三月也若夏月則雹宜矣何足為異書雹電而雨雪无害異可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

此亦合從張乃許其兵也實忽俱善師

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奔戎師者前後中皆伏兵句異戎師在內故曰衷戎師盡殺無復出者

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及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鐸辛未譜者皆奔

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

程氏曰取二邑而有之盡也入鄧入防鄭師入之也隱則何爲受之

左氏曰奉王命討不庭則取鄧取防何不歸於王而歸於魯乎左氏蓋受其欺矣

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飫謂之郊勞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一勝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邾討違王命也

(鄭智有餘善用奇兵)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辭命讓善但承見大子之禮也以辭決而讓猶受鄭國之祭見隱之志荒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蚤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蚤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

(明叙滕許後叙讓許)

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段出齊桓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

(辭意委婉感出矣言但好而假之既和讓之甚矣鄭莊之論也)

李行簡曰許莊讓鄭長社如鄭爲鄭鄭莊志在之又美得以三國共伐難於專利故外假存許之義內結許人之心而又使公孫獲以分制許叔則許固鄭之內臣矣未幾莊公薨許叔因亂以入今首謀在鄭

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毀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

經書公伐義者惡其首惡也

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蘇氏曰使處許而詛之則許人之心離矣齊何以向之

始而曰爲其少故也下一年之間稱十長矣而猶不歸不待罪何之桓亦疑之矣哀哉隱之貪固也入死穴而不悟

五不邇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胡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能正法處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

左傳。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以璧假曾
魯也開魯
左氏解以為易祊
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
祊知必從
此鄭雖不
請魯必有
以與之矣
況隱然責
宿智子

辛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為弒君者
立後宋莊
公不能無
罪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

詞氣醇雅
理亦正大
直而不怒
猶有盛周
遺風

殤公。召莊公于郕。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舄。衡紞。多敢反紘綖。冠飾昭其度也。藻率。律韠。秉皆布孔反鞸厲游纓。馬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

哀伯父子
著名忠賢
而朝豈不
賢哉

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此鼎非周鼎也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及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

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欒賓之子及欒共叔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梁弘欒賓共叔父子也各舉其所事之主以併見獲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毋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蔡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冬州公如曹。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

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爲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步卒編之隙而彌縫闕扁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旗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靑以爲號令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書不時也。
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建巳

左氏又從而褒道之如敵國然乃知世之治亂與史臣爲僞弟可畏哉

王亦能軍見王之猛勁且勇伯使祭足勞王見鄭之驕慢

馬謂以甲戌辛巳丑赴相去十六日亂故也旧史因其赴皆而併記之

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萬物皆成烝祭宗廟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言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君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

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許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番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成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堅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餼使禽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秋大閱簡車馬也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也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甫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八年春滅翼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以後救鄖者隨

三傳　二八　左傳桓公　三年　兩二十九年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衡楹也公一師爲二師爲二師鬬廉與鄖師戰於其間與鄖師俱北走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服巴行人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巴客韓服鄧南鄙鄙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遂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聃音男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

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巳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三傳　二八　左傳桓公　三年　兩二十九年

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氏伐曲沃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諸其大夫詹父於王

三傳　二八　左傳桓公　三年　兩二十九年

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鄭人軍於浦騷將與隨絞州蓼

楚強猶有謀士此楚所以大也

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鄖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鄖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特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善請濟師於王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鄖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儀子亹之號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勿有此主突有外援勿弱而突勿賢而突暴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重書內戍正胥之卒也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卽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虔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從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乎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蒲騷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鄖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鄣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冬十有一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

以祖廟之椽為城門之椽尊之也

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為盧門之椽（盧門宋城門）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桓王）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專公）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邴公順而察謀不能親親善群臣故內外無援

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袁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五因以為號）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眩牟聲公子　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

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歷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後重也。後惡之惡。惡不俊之謂也。

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昭公有大功於齊。至是齊襄公追而報之也。

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音智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弒莊王。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左傳莊公 在位三十二年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

元年。春王正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處齊侯當親迎。不敢伸以禮。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一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奸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鄑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

王緩也。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予者戰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戰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時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溠水在義陽。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秘王喪爲奇兵除治直道作橋溠水出遥之不意營軍臨隨也亡將深溝高壘爲持久計且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寘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請爲會于濮水之曲而歸示隨不疑

經文衛俘三傳皆作寶蓋字誤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走孫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亦此計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宋師再敗見莊公長于制禦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

莊公亦才賢之主顧簪盲鼠亦可盜墳劫冢亦可借近于制家者流

其興也悖焉弃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公之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歂而惙曰魯聽其得還服云誣而惡之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爲宋萬弒君傳而死叔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紀侯去國

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

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屬革裹之北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入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始與齊相通好）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書）丁巳及蔡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年入櫟遂居）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

（鄭子無謚乃突甚而滅沒不聞杜說非也）

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謚臣子不成喪不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殺君以納君宜其不得良死）（突居櫟十八年矣至是始復鄭謀人者以）且寡人出伯父無棄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與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蔡哀侯為莘故

（莘役在十年縊譽也）

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鄭人

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爲宋伐鄭。入閒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再同盟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荆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

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 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 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 爲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不斬其嗣

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族遂之彊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 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 使

西秋有蜮。冬十月。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媽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媽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迎正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 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 使

閻教尹之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教游涇而逸（涇水在南部華容縣）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

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也）子頹有寵爲國爲之師及惠王卽位（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桓王奔其十二邑以與鄭）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鄰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一年春貢命于與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傳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令復與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鑑爲飾也）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溫濼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且喪未再期而圖昏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三三坤下巽上之否三三觀六四爻變而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爲乾故曰風爲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爲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

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爲門庭。乾爲金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幣帛之象。旅。陳也。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上。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繼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左氏乃春秋以後人也。於是可見

莊公自喜好修容內惟其妻邪市井婦以少年新婚知有觀社輕俠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侯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爲譖。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脩逆夫人故爲盛飾

葬桓王。

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爲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贊俱見。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

非之旅。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今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今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非正陽月。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侯日爲眚。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蔿之計。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有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直書如陳。蓋原仲季友已得自尊也。子孫所從來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告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由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弗亟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書於冬。春五穀畢入。詩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文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閩閾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倶。曰。狄之廣莫於昌爲都。

狄之廣莫即蒲屈之地也。恐獻公不共。故同辭而稱美之

兩人態度摸倣如見。美哉織也。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獻公未決。故欲使二五倶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銜傷晉室若此。

楚令尹子元欲盬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嬀也。子元。文王弟。盬蠱以淫事。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

子元出師亦以悅文夫人

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及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闘御彊闘梧耿之不比爲旆。闘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旆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

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大雩。秋七月。齊人降郕。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謚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飯酰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季子書殺。諱之也。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倭趙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

于幸。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及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幸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門。（盖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椳。反覆門上。）公疾閔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閔公（名啓方莊公庶子是時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彊。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尋仲孫之志。）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

（齊桓正而不譎。管仲啓之也。觀此則管子書。必非其所作。）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

魏還爲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震下坎之比三三坤下坎上比屯上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毋覆之坤爲毋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而此六爻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坤安震殺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未有也謂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

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禘始書于此脅亦始于此前此未有也譌禽當遷誤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猶遜也姜氏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葢高傒也脅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脅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鄭弃其師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閒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秋禍自那及衛此管仲斷諸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也

遇大有三三乾下離上之乾三三乾下乾上有六五變而爲乾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敗績者死經不言滅考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今者桓爲之告諸侯狄去衛存故但書入師之耳曰狂旗衛侯既敗而不去其旗是以甚敗君臣皆盡

見衛之君臣皆盡所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稍門材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爲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此皆戴公事是冬赦卒而文公亦在其中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

七人各獻謀識不能免大子于難後皆為重耳之用

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賦。）衣之尨服遠其邪也（尨雜色。）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嫡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有功益見害故言也。）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傳　二

左傳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布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其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牽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故公要而敗之）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

罕非卿也嘉獲之也（言既不能爲魯討虞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鄍鄍虞邑）冀之舊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

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豎貂也多魚城名傳言貂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張本）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

楚人侵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弃德不祥）齊侯盟于檉（蔡之罪）宋桓夫人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強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逸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復所践履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茅。菁茅也。尚書包職。菁茅茅之爲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

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載。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齊侯欲言蔡潰且而卒

侯盟。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子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鄰苫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屨。寇其可也。齊侯說。受虎牢之種。與之。虎牢。鄭地。執袁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冀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衆。故多。叔

申侯之反覆齊陳二國俱受其病

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渝變攘除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竇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六日公祭之地地墳與

敘語片明申生之無罪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時子年在十歲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首止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閏重申周典爲備故也晉侯使以

春正月日南至則是春至於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閏冬至春未至則夏

分矣分至既改而何以授時作事乎且春當事不書以則書當事不書二百四十二年皆春至此則亦常事耳左氏何獨於二公一見乎失閏歟司歷過歟官失職歟非是也則亦常事耳胡爲百四十二年可盡書

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爲公所讓堅之則爲固讎不忠不知所從及

乎左氏特以明周之建子平書春正月日南至而義益怪矣杜預又從而微之猶微繁辭、

難公使尹氏人披伐滑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定其位陳轅宣仲怨鄭伯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請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爲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

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遂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是時晉惠吾虢親於虞桓莊又親於虢親者見先滅何有於虞一舉除二害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也獻公患其偪蓋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宮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辰見不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鶉火之中今曰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鄭之諸侯故皆伐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秦既大國且穆姬在故欲因以求之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寧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

鄭文公不肯親來乃使太子聽命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撫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皆矣。作

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殺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應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異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是時重耳在狄當襄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勇。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暴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眾姜焉。

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壬人來告喪莊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襄公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以此知齊桓公之霸乃著老之年

三傳彙纂 左傳僖公 十四

齊。劇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

宰孔非譏齊侯乃知晉侯之將死晉之將亂而亟返之也

三傳彙纂 左傳僖公 十五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止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卽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溫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獻公但葬晉侯已卽位踰年稱子卓卒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乎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

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其內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雛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

（此秦伯詰不豹之辭知其召問也）

黨也。（七子七輿大夫）平豹奔秦。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爲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自郢及我九百里然順流而下不二日可突至。荊難不備而取滅也）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曾仲之後於齊汲不復見傳亦衆共無驗

左傳僖公二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荀息使

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鄰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秦伯不聽平豹之謀言）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僻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

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秋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遷不終也鄫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遏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怨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

與芹城參者

慶鄭惡言始終不遜無益于君祇殆其身

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

伐厲厲楚與國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

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

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巽下艮上曰千乘三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泰勝晉之卦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巽爲風泰象艮爲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孤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

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去聲）脉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脉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過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

此夏九月也何謂七月七月而木落豺亡乎杜氏之誤如此

三不孫種禍

四馮性練詞精識

五駁師還對甚巧

狃私也言逸細心也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合若不還無以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隋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悔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

六稽顙自怨恨憤

七失敵

八君臣感悟辭情深至

九號姬登臺招請

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孤實不祿而興神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復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薪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君雖

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祀。今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君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皆天地也。重怒難任。皆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瑕呂飴甥。即呂甥也。益。）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十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音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衆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曰。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歷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兌下離上。歸妹上六變而爲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盇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爲電。爲火。）震。其娣也。（睽。姒。姬。晉姓。震爲電。離爲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說其輔。災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震爲車。離爲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輻。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姪其從姑。（震爲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家。婦懷孕。）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凡筮者用周易。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及惠公在秦。曰。完君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後形象亡言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有象而復滋生蓍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滋而後有數

不以賦軍馬泊兵甲爲難

辭命自是動人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特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卽呂甥也陰食采之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怨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言善未可取也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閒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閒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

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過迅風而退飛風高周內史不爲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

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
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
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
東略也。（鄫爲淮夷所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
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英林之役
也。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
嬴。孕過期。十招父與其子十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
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
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
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
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英林之役
也。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
嬴。孕過期。十招父與其子十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
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
宦女焉。（宦事秦爲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
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
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

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
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
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
雍。（華氏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
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卽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
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

（師救齊者以無虧而一舉葬公）

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
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若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介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甫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豐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侯恩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邾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壍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俊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

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近逼戎蠻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三

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佐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

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云旉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重真精備
同錄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

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耻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

子若國何。叔倎楚大夫。遠呂臣也。對曰吾以以爲子玉不狂令君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鮮有幾亂言必矜功爲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圉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來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矣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賤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謂未同盟。不然則否。辟不敏也。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

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

及鄭　二十三年五月宋襄公卒宋不足情逐行過鄭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及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及楚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者也周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秦伯納女五人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内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文公反國王河令逸蔡猶少蔡猶子足阱臥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而笑以璧授公子曰二要君也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鄭襄王也晉侯夷吾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河濟河聞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其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瑴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紲紲之僕。新有芮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其之爲之紲紲。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及。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妻子

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卿嫡妻爲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毋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毋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毋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

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讒慝。昧。與頑用鬻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弃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滿。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爲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謚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華故。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好聚鵫冠。鵫。鳥名。聚鵫羽以爲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禮。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

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宁莊子。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爲明年滅邢張本。行勤王不與秦共功。便非報功處厚之道。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至。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乾下離上。睽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關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攅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都。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下國其後遷於南都。都縣。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息公子邊。商密都別邑。今南鄉丹水縣。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討係者。係析囚。與入以圍商密。昏而傳。附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與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傳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及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故得囚二子。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孫從

徑餕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拔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簞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僖公

二十六年起三十三年終止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何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楚平。穌歸縣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匡救其缺。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

為夔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賂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

宜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偏齊

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一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

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

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而無禮

子玉復治兵於萬。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若將兵車過三百乘必不能入其衆而治之也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攻其所必救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

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年入二十四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重言重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霸文之教也（此左氏章法有起有結）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已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

取五鹿郎重耳乞食之處

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曾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戮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踴跳踊也百猶勤也勤音邁）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為先歸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

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

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伯比之孫鬬伯比之子）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

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執宛春以乾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亡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師老壯曲直

聽輿人之誦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可以謀立新功公疑焉疑衆不足念舊惠公疑已謂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

蒙楚伏已盬以曰淫其腦淫韜也淫一作酣音同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古其腦盬淫也淫子荅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犯審兆事宜故權言以荅夢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腹曰靷鞅在骹曰靽在後曰靾言駕乘脩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輿曳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楚不大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卢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此左氏之斷案）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
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
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
以爲戮。（孫伯。即太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爲吕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
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
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召王

衛侯與元咺訟寧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

復曹伯

作三行

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左行先蔑將左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于洮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恊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寧子先長翔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寧子

殺叔武

衛獻不仁且不君

惠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衛國人。公子歂大華仲前驅衛侯遂驟捲寧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旗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茂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殺祁瞞

殺舟之僑

介葛盧聞牛鳴

衛侯不死

釋衛侯

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歐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

殺元咺及二公子

燭之武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子瑕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尚欲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九月甲亡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

晉士無世不生無國不有如此人者當下於武瞞竟讓於後秦

人之力而敝之不亡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宜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辟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傳 左傳僖公 十六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曰牛卜曰

上候閱秦家駿設因樞軸以正衆心

三傳 左傳僖公 十七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誤之更為上下新軍趙衰為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竊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滅篤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鄫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賜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縶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晉亦因喪以陵小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其鋤耨其妻饁之臼季晉臣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及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臼犨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

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雖登爵位未有軍列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于小寢。卽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不終于路寢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　文夫人斂而葬之鄫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陳成而後戰　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已。故譖之　葬僖公。緩。亦王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此言喪天運變至吉時也特祀於主特用喪禮祀之於新立木主之凡遷未可卽之至三年禮祫方合祖考

卷終

左傳文公在位十八年

文公名興僖公子毋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先君未葬而公卽位不可曠年無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商臣殺王也　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　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收子葬子身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豐下蓋面方爲入年公孫敖奔莒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　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　歸餘於終　日月之運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　晉文公之

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滑晉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勤王之禮）秋晉侯疆戚田故公

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江羋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公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忘惡謚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穀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內艮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主者廢人以栝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一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晉而議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議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殄之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瞫尺甚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恭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乎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以恥魯也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厭於涉反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地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

（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封埋藏也埋藏昔日殺戮死者之尸）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郩。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詔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步降辭讓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

（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王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刓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

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慢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肆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伴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彤赤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

（成風薨天子以夫人禮賜之魯以夫人赴也仲子卒平王使卒哭以夫人禮賵之魯以夫人赴於平王何尤）

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

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毋以子貴）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蓼今安豐蓼縣）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

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四人）欒貞子（子趙衰貞子欒枝霍伯先且居曰季）胥臣曰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宦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質要券契也）治稽

淪本秩禮續常職（脩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

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憚嬴也二君憚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茂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公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吏駢送其孥（奴隸之賤者）賈季亥戮吏駢吏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吏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器用財賄

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郠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茂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七年春公伐邾（未葬之後）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

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爲左師（目夷子）樂豫爲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爲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爲司城（桓公子也）華御事爲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昭公所欲去者二子在公宮故爲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備故有呂郤之難（呂甥郤芮之徒）備禦之故（備禦穆嬴）曰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遂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厲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勿又弗聽之言）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

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入曰能亡

入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爲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舒且讓其何故伐魯（時賈季奔在秋故趙宣子使人因賈季介紹問鄧舒且讓其何故伐魯）鄧舒狄相（讓其伐魯）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

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穆伯公孫敖也）其娣聲己生惠叔（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爲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逆及鄧陵登城見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

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爲兄弟如初（從之爲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衞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蝕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容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衞且復

玄邑之官人一至於此敖卒死於巳氏

奔天子之喪執大於此合官事而遂其欲且盜官衛主傳

敖之罪不容誅矣

致公堵洮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堵晉君女堵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王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巳氏焉巳氏莒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卿達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諸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趙衰先克奪荊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荊得作亂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僖公子成風卅此補成風襚也曰僖公成風者卅從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荊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吁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修貳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

懼乃及楚平。文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

徵。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曰。毋死。不及。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范巫貶驗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無及宋麋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爲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麋子恥之。遂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麋九倫反。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務我也。先爲之務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遁。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勞力報反。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道音導。唯音綏。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田獵陳名。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今弋陽期思縣。將獵張兩翳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命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翳吉然反。

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扶其僕以御。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扶取乙反。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茹。食也。吐如字。又音他故反。辟彊禦。茹如呂反。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謹。慎也。罔。無也。極。中也。說九委反。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爲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麋子逃歸。爲明年楚子伐麋傳。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麋。計前年逃厥貉會。麋九倫反。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

缺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王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 潘崇復伐麇。至于錫。錫穴麇地。復扶又反錫音羊或星歷反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史失之 見賢遍反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

瞞侵齊。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鄭所求反瞞莫干反 遂伐我。公上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乘繩證反下皆同 富父終甥搏衝。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宣伯曰僑如以雄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祁而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皇父與穀甥牛父皆死故祁班獨受賞

聚簡卷一句結絕史法異式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祁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祁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出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郈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大國 鍾郈邑 人弗徇。徇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郈伯來奔。秋。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皆魯所爭者

十三年。春。郈伯卒。郈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大子以夫鍾與郈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郈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秋。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未畢而卒 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 夏。九

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戰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昭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宜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務。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彪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皆出戰。交綏。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憖者無戰及傷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慼也。明日請相見也。慼缺也。傷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鄔。書時也。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遫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
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
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伯子曰請復賈
季中行伯子荀林父能外事且由舊勳有孤偃之舊勳卻成
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
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
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如於
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

此段敘事猶寧模寫不遺後之作史者焉能望其微

許之許受其邑復士會之足於朝踊士會足欲使行秦伯
師于河西魏將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
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聆
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以展情繞示已所策
朝秦大夫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士會得士會秦人歸其帑

其處者爲劉氏士會羙後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卜
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
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
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
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
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
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

邾文公賢君也知命二字不足盡之

一時列國諸侯大夫相見宴會皆賦詩相荅榮辱吉凶皆於此一不稱則召景曛之譏定以後則此風微矣

皆成之皆字好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
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
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
章鄭伯拜公荅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
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後入北斗非常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徵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

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黃憾將免我乎不能免我必殺我也爾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晉趙盾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貜日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叔王孫蘇匡王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穆王子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虜戰桼及叔麇若誘之遂殺鬬克

公孫敖先生二子文伯穀惠叔難及奔莒從己氏又生二子共仲公孫敖

及公子燮鬬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公孫敖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己氏也在公十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文伯弟惠叔名難名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辛于齊告喪

請葬弗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宋昭公）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名商人）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懿公立齊人不服故三月而（惠公）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紀）後定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子叔姬）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毋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特王勢以求女故）又執子叔姬（欲以恥魯辱）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侯之妹）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爲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齊魯境上）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衣被）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叔毀葬且國之公族）葬視其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帷

堂而哭（聲已惠叔毋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即叔彭生）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蔑仲孫）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責勾孟）句瀆一人門于

惠叔使據蔑父子仲（賢在莒二子又賢惠叔之兄弟又賢此公孫敖之喪所以得歸也）

戾丘皆死（布花攻門，己予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不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商人被弒）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君

八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孫叔敖父）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廩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窓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為賈廬戢黎師叔即潘崇子越子貝以上皆楚諸臣乃楚莊王初立之年）

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尪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捷（捷勝也）菆（菆聚也）魚人實逐之（菆魚庸三邑）秏（秏敗也）庸三邑人逐之（秏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遂滅庸（傳記楚有諫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蕩其粟而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詣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相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為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

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毋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賄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

杵曰君無道也文公（公子鮑）即位使毋弟須爲司城。
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左傳

文公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公鮑與弒公晉不能討而及立之也）

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鄭之辭命）（子家名）事。（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

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于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蔵(諝陳事蔵勅也勅勑及)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庚絳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陰保於楚如鹿走險鋌觝觸人)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邑言欲以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從楚)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輩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晉甘歜

敗戎于邲(審)垂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偷猶苟且)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

(傳細敘齊懿公見弑之由)

庶其(庶其莒大夫)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欲令先歸期死叔仲惠伯令龜以卜事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邴氏歜名)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掠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

以朴扶職欲以刼職怒歐曰公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納懿公尸於申池之竹中）（飲酒訖乃去齊人惡之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襄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惡文公長子視文公敬嬴子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誓毀信也）掩賊爲藏（掩匿也）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親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隤敳桃演）大臨尨降（尨杭）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

敦(此驩也)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舜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柏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柏族向魚鱗湯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棘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故晉甲父于衞。晉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涉秦於險。而立晉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棘林。以伐鄭也。楚爲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騶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陳人

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逆也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敢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敗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華元爲築城之將主督言畢遂奔魯）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弃甲謂亡師）于思（西才反）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答其答覽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笠（笠將斃矣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爲令尹）笠益其疾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嘗諸橐以與之。既而趨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

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又宦其餘子。亦以爲公族。公族大夫。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爲子爲公行。焉子

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表之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禮記曾子問大子喪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白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邲。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爲而子以蘭爲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試所賜蘭爲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及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爲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與孔將鉏侯宜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以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

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及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子良名）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子良之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子越（即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已得椒處）子越又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圄囚也伯嬴爲賈也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前過車轅上丁寧鉦也）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窮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邬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邬淫於邬子之女生子文焉邬夫人使弃諸夢中虎乳之邬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即文）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妻）及馬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廩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癸

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王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

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聞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向陰及晉平公子（即子公）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壞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庚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舞去其籥也）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晉師曰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荀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荀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葬滕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祖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殺其臧和服）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師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儀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王命之使者則告王命之使謂聘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翦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弒君故也斲潰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由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强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城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令尹為艾獵城沂以獵孫叔敖也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討功以授司

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
議遠邇略基趾具饌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
不愆于素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
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欒函衆狄服也是
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
莫如勤非勤何以來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
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
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
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

栗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
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
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
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
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

（楚莊王善得討逆之義故此春秋楚以）

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及
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
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自厲之役鄭南北兩屬俠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伐遂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
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
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赤出車古（出車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
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
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
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羣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勤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不晚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勞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正官辟左追音雖蓐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前有斥候蹋伏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後勁中軍備慮有無也時楚以茅爲旌識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尼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斑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君子能我弗爲也以中

管之大介
偃師
荀林父桓子
主將
先穀彘季
瑕子
夫會隨武子
卿充駟偃
廢子
趙朔莊子
欒書武子
趙括
趙嬰齊
趙同
荀首智
莊宇
前首罃
子知平
韓厥獻子
鄭公
鍼鉏厲武
子
趙旃
士貞子渥
濁
右十七人

晉侯濟知罃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
三三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
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
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
法法敗則法從人故曰律否臧且
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
不得整流
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
卦澤不行之物有
師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
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
荀林父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

三十二　二十七　三十一

左傳宣公

用命誰之罪也失爲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
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地
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皮將右將飲馬於河
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鄭人伍參欲戰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
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

楚大小軍帥
子重鬬嬰齊
子反公子側
伍參
孫叔敖爲
故
師叔滿犯
子湔宜穀
黨
屈蕩
子皮
許伯
樂伯
攝叔
王尹氏
唐狡
蔡鳩居
許偃
養由基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
滎陽京縣
東北有管城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
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三十三　二十八　三十二

左傳宣公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
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于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
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君之親兵廣古曠反
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宵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十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 原屏 趙括 趙同 屏 趙括從黨也。原趙同屏趙括從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爲知氏。趙莊子曰。樂伯善

勝楚且免敵國服鄭是得屬

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二先君 楚成王 穆王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此御車者致師之法

此來並者致師之法

此車右致師之法

許伯樂伯攝叔皆楚臣

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 麗車 挑戰 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 近敵壘 而還。 靡旌 驅疾也 摩壘 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 菆 矢也 左車左也 菆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 掉 正也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截敵耳也 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 樂伯名矢 射中麋八 龜。 麗著也 龜背之 恐龜尽 後獻麋來免 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

晉魏錡趙旃等皆以私怨求逆馬得乘以此皆狗休父之不軍故也

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新殺爲鮮。見六得一 言其不如楚 叔黨命去之。 叔黨 潘黨之子 趙旃求御。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北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

子曰。憾往矣。憾子卿克弗備必敗。冕子曰。鄭入勤戰弗敢從也。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冕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告郤克。郤克師七覆于敖前。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其卅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

十五乘爲一廣三十乘爲左右二廣偶車乘法篤此

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戰之故各有御右屈居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故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稽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

乘者自之不備

主軍下軍皆右移濟河

左拒右拒子楚之陳名

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車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得勝故楚人患之。脫局。其放也。局車上兵少進。馬還又。趣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旌也。投衡上。使不帆風

車小止可載二人逢大夫趙旃同載三子乃下車而走不前遇敵兄弟皆死

三傳

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之也趙旃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能貞罷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罃知莊子之子反還戰厨武子御武子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菆好箭厨子箭房箭舍

左傳宣公 三十九 二、九二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以殺而復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生而囚之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吉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知莊子既破楚人因其子求取其父歸納諸厨子之館舍益從擇利器而射敵也卿不得已亦死獲二人生囚二人亦止償矣

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室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干河作先君宮室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子服石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

左氏敘晉楚一事內十餘言極爲緻密史漢無此

左傳宣公 四十 元、九四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楚勝晉故）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士燮）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楚子伐蕭另起）

思盡思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埃（此人在楚）縞遂傅於蕭蕭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蕭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誠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奈何曰目於（於井中自救）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乎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萯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齊師伐萯萯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了顧盟以恤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凡大國

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晉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共王宋公佞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寢門（寢王寢門闕）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爲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蠡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復其餘故復十收其一逐以爲常故曰初冬蝝生（蠡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蠡）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嘉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發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厚賂之使伺隙而入華元從之華元益刑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

子反既爲華元所紿又聞其耕彊以懼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恃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之盡在狄矣晉侯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辛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故別遣立黎侯而還。奪狄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其地故晉魏顆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情爽是謂魂魄。初稅畝。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藉借民力而治公田。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又并盡其餘黨。夏。成周宣榭火。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懲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詩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叡烝。烝升也。升叡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叡烝。故怪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譏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敛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亦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及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逆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

郤子欲報婦人之怨私怨也子公從之晉其衰矣是以謂子請老

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緜。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名。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帷旅帷。介父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卒在國。袒括髮。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左傳成公　卷之十　八年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悉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衞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衞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曰書匿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衞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大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繁纓以朝（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弁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厥父將在車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卧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鞚馬前。（鞚馬紲也。執之示俯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興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時丑父代爲齊侯驂。使公下車取飲。欲其

逸也）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欽

（欽司徒主統兵者。女子之父也。當是時。患難急。奪卒隊一君一婦入而已。）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毋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彊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彊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彊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魯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彊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謀曰。齊侯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皆魯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

屬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椁有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姬子）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

此段摸寫巫臣之巧爲甚工甚細入之善惡邪正文實揚之其於寫神然古今一左氏也

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非之妻

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以下皆屈巫言）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鄭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

以後邪侯巫促叔向之議施生殺死

申巫臣事止此

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此段是章法）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尸(閩民戶已責(弁通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

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鄨(執鄨匠人執鍼妓工織紅織縞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鄉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

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相相禮者籍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乙亥葬宋文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棘汝陽之邑）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鄢
敗諸丘與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鑾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鑾父此以帥法略要）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鑾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來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
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
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

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此項原也。追記。宛然在氏之萬。妙其神筆。此類可見。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佐下軍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貿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貿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貿出己。貿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叔之兄）嬰曰我

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故遣為福）祭之明日而亡（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運糧餽之穀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

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德圍龜代己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乏難（子靈圍龜也）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鄆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

如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取鄆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鹽鹽也衛氏縣鹽池是鹽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覩易覩則民愁民愁則鹽隘（狹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

議國遷定國是乃韓氏之遠謀

詢國遷定國是

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鄧侯請來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吳始見經

楨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郊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

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鄆鄆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楚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

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淸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

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淸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益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吳楚構難自巫臣始也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衛侯如晉。晉反成焉。成林父邑林父出奔成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爲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鄆。衛人來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請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

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

逆書

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逆書

趙莊姬趙朔之弟趙同趙括之兄趙朔趙括之姊莊姬晉成公女趙朔之妻趙同趙括之姊嬰齊之子也趙武莊姬之子也

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爲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爲亂

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韓厥之力屏岸賈程嬰公孫杵臼之事乃戰國妄言司馬遷輕信此必無立趙武也

武而及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鄀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鄀。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杞叔姬何事而出未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

此殺行人例不書

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為鍾儀一事遂有二百四十字古人文字不厭詳然亦有大事數字而畢本詳略之間不可不審非國工不知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章法三重此左氏稱文體也

脩城郭浚洫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詰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公孫申謀則見矣而爲不識者所識則與識同矣見以取禍與近世子鼎銘相似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師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時晉執鄭伯

十年春晉侯使羅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
襄鐘。子罕穆公子喜襄鐘　鄭襄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
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　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
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　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
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
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
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
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
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
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
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
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
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　小臣以言夢自禍　鄭伯討
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　秋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羅莅來反。是春
晉使羅莅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羅莅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
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
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
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
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
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　叔肸之妻　穆姜曰。吾
不以妾爲姒。穆姜　宣公夫人　宣　公叔肸同母昆弟　生聲伯而出
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
伯以其外弟爲大夫。管于奚之子　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　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
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婦能念致禍　婦
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
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

巫不幸不少待先疾而死
公孫申棄身鄭伯既歸二子宜逃
此大辱也魯人行止不審故禍及其君
聲伯之事百餘字細事也敘之不遺庶芒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車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左傳 成公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八月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

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登堂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

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矢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泜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呂相絕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彊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康公我之自出。又絕斷前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無罪。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來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爲亂。子印子羽皆

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負芻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寧惠子相。苦成叔傲。寧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寧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衎即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鯆也。使主社稷。鯆。衎之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芒。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叔于奚救孫文子。衛人以甗玉與之。而請寘其邑。其人。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其邑入於公。寘邑。其可乎。子反曰。可。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守在四鄰。親以無失德。禮以定其倫。義以處其宜。信以守其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鮹。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吾盟在十三年。子囊。楚王子貞公子貞。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華元司城公孫師莊族也六官者皆相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相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相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相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皆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雎上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雎瀙瀙水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

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寒過凍冰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于沙隨不見公不及晉侯盟(陵戰故)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魯叔大夫皆言刺)

(二國爭鄭悉起大師左氏叙晉楚事獨詳)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范文子先卻)

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子重)公子將左(公子辰)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君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務。今三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楚以晦日早晨厭笮晉軍之未備而先陳。文子之子恵其先陳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海月終兵家以為忌在陳而顧。合而加顧。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敢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部曲為離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侯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稽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瞍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遁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鄢陵之役左氏叙事至一千七百餘字史漢以後未有也所以然者左氏細而史漢疎且又方氏楚人親見其事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鄰故不見公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及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

子叔聲伯之賢民公不能用豹奔介歸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使弁豹之介也豹奔介歸

豹叔孫僑如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師爲食於鄭郊。食晉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四日不食所逆晉師至乃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士與軍相失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郤讎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戮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戮也而事晉。戮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讎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乃叔孫僑如之子文伯穆伯之孫也

叔孫僑如叔孫得臣之子豹之兄也

公不能用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沼之何。及郤讎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讎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叔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其盟十二月。季孫及郤讎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愼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晉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

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虎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戚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友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傲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莫若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國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苑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莘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上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冬。諸侯伐鄭。十一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

聲伯叔孫僑如之子叔孫惠伯不害也

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渭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鄆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莫而卒傳戒數古夢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滕國佐未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殺佐故留其子於外晉厲公後多外嬖及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

郤氏多怨左敘欒之由又敘厲公作難之由此左氏敘事之家法也

爲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孟嘗使諸周而祭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及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將討趙氏而厥夫其兵亦不與黨）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厥其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駘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君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

君爲亂故皆書曰（言晉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中行偃不與欒書殺其君已爲矣刑矣）

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之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部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庇其伉儷而亡之。今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爲之婦）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吕。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鄛田。（鄛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

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戮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左傳襄公 元年起十六年止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元年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犬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

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成公母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鄆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鄆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聽我（力一本作功）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鄆伯鹽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鄆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鄆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鄆（虎牢舊鄆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鄆（後憂齊叛）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鄆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師小國而會之遂成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貞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之逐遏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邴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

此左氏章法

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忠楚侵欲袁僑濟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此魏絳清罪之疏猶令之奏章

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及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食故特爲設禮食）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

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爲嘉賓）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爲周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爲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公時年七歲蓋公相者爲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楚人使頃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浞因羿室以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干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之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

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難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不復討吳者吳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戊寅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三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士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根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讒責故復乞還之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爲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逐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聽命受罪也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牆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萊邑北海即墨縣三人帥別邑兵來

解圍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來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旻天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郯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十郠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叅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鄭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七年春鄭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十鄭不從乃免牲壺獻于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鄭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建寅之月耕謂春分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衞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叔後君一等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鄢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鄢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公子黃襄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罕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于熙子侯于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曾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敝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杜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杜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詢從楚辱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徵臣脩而車賦徵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前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尸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尸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尸武守。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西鉏吾尸府守。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蔦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辰大火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遇艮之八八者火陰不變之爻也是謂艮之隨則艮之五爻皆變而第二爻不變也第二爻不極其隨其心不快史疑止不利故以五變爻占得隨卦之象辭而論之

夏李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與則論象故姜亦以象爲占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穆姜之占此與子服惠伯之占坤之六五占法相同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彊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荅崔杼宋皇郔從荀罃士匄門于鄗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

老幼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卒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逆。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

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臨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

前稱公年今稱侵伐者宋何不繫之鄭若不繫之鄭若為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為鄭成之也是故猶位不繫之衛緤陵不繫之杞梁山沈藩不繫之若皆非一國之辭也那部鄫城繫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詞也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相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

無罪而衆勝滅人之國以封諸侯之大夫何誠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禮殺人以利人又非仁者之事知范中行必懼矣

固請丙寅閏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郤人紲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大楯也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人百細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

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艾間曰乞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辜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

（前後與班異詞見二子之猶情無法施視主將也）（咸小國以媚鄰國之君臣忘院私而忍行事亦横而專中行偃殺先君而押淩吾且）

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祟見於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旌夏大也題識也旌夏大旗也）

後前缺三此總寫不漏）

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詩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使周史者結案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十乎昔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得囚也）又與之爭。（獲囚序）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尉止等五人皆士也知而不告）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時士彆未任已故請出定同之詞）

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欲以還鄭追書緊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頮與楚人盟。（夜渡艮背知）晉知之。欒黶欲伐鄭

師。苟螫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其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狃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十。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師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三軍。會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三子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諸大夫之意晉楚而子展答之如此皆謀楚之詞也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則使公家無公征不入季氏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倍征之說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碎倍征故盡爲季氏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不然不舍。不如是則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鄭人患晉楚之故諸益三家盟詛之本詞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

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急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

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蠲音涓）廣車軘車。（軘音豚）淳十五乘。甲兵備。（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來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之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別封為國共祖周公）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冬楚子囊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鄆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譬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結成也）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六王也）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邾亂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督師也）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晉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仕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謠慝興

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敗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若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臭猶在楚石臭言於子囊曰先王十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上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已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

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綱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亡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救患也豈敢離退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貴焉貴猶貴重也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通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具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士鞅及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賄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孫文子之子公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弁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仇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襄公之子孫子故盟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襄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射兩軥而還軥車轅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臂佗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貪音汲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郴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來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早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奕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楚子囊還。自伐吳。辛。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慶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此慶之遍詞杜莊次于凡非是）

（楚康王）

（此周喪戎非到之夕也到父名蕩者在先）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迎而公監之）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薳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何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

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暱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言不爲千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以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王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討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樂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逃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
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
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如鄭。伯以從諸侯
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
鄭伯。為卖故也。卖平反也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
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

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
還。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
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入訴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閒。恐無及也。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
在此。敢使魯無鴈乎。鴈集
也

左傳襄公

十七年起二十六年止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鄭子惲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不說儁）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脅犯齊師。送之而復。（二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訶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其傷而死。（夙沙衛。齊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亡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皇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之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挾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諰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

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

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怕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儳罰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儳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置情乎。魯人苫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

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巳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郜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檎以為公琴巳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音旋）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賁侯駕將走鄆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逐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再宿）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諸臣皆以天時必楚之無功而叔向以德結之章法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爲界也）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林父帥師伐
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
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
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
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
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
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

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
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賜荀偃束錦
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士匄（生殤於
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
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
其母鄭女）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
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

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季武
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
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
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
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
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

（鄭甥荀吳如此俗貌何以支援壞）

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
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姬生
光以爲大子）（顏聲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
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
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
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辛丑入其郛以報丘之師也晉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渡）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瀘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命也於杼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詩曰西宮之難（十年刺止等作難西宮于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于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宗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嫣之子也圭嫣之子斑若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

此叙諸大夫同心難之由爲相親故同時及禍皆氏行此職

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齊慶封圍高唐未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信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入殖綽工偻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醢衛于軍城西郭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

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騶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

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虔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去所辟殃也猶有君臣之禮焉

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紓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紓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齊侯使鷹庇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音旋）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斤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弒殺之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

方暑閟地下冰而牀焉重茵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熙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賈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亡後祁姓）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相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爲鞅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爲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郈豫董叔郈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

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紂殺梅伯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微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靡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

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靡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鋼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忘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寗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秦及平陰州綽獲新築大夫閻嬰故自比於雄鳴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枚數亦故自比於雄）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言但爲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會飲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人辭以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兔罕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罔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鄢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戾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莫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罹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

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崩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黑肱子）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靈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求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滅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縱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申叔豚父子俱賢人臣取正焉是有益之友也）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

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販之子）子展發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曰復入）入于曲沃（秋）

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沿城以距君）杕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杕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怨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勝之以潘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勝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鴆曲沃人（胥午圍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師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畫入絳）（獻子魏舒）欒盈初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因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

荀氏宗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欒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線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飭乘

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墮隊帶備墮隊逐超乘跳上獻子車右撫劒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益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之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劒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攝擾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櫬槐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苫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御襄罷師狠蘧疏為右左翼曰啓肸商子車御侯朝桓跰為右右翼曰肸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燭庸之越騎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軍此言莊公廢舊恒狂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讒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孟門晉隘道）張武軍於羹頡（張武軍謂築壁）戍鄆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師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旅通行爲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其徒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臧孫其公鉏廢秩立豈知必報怨禍將及矣有所感而哀也其御不解姑以正告之美疢藥石之言非其本意

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欲爲公鉏佚臧氏報其立己之功諺言恐畏長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音闢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

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姑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賈使爲已請遂自爲也爲曰爲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

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齊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

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人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使無死戰無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曰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卽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因其智子齊而不容于魯

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淺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　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遽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　因閱數軍器　以示遽啓彊　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遽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

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　格　輔躒　力　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　欲得自御知其地利故也　鄭人卜宛射大吉。射大　鄭公孫　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　喻小國異於大國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　張骼輔躒　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兵車　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跪轉而鼓琴。晉人始與同車　轉衣裳轉張繼反　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根故近敵不告而馳　皆取

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而先出　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　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　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澤還。使遽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固相結也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蔿子曰。不可。彼告不敗。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爲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郚。郚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

語然明。然明酸棗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

計鄭本小八爲明年程鄭卒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

師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爲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三三之大過三三。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

當此內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及爲崔子間公（伺公閒隙）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許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其知二命（知之不知他命干讀曰扞掫一音踧踖夜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隊墜）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衷以

豁免（豁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及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酅蔑于平陰（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襄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讀書未終晏子拔苕刺其辭因自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

晉解有罪於齊故崔杼欲正其罪奈何以爲盟主服諸侯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乾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不能史崔杼之罪所以書）

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塞埋之不窮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翼不踊（踊止行人）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陽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識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鄭之行師陳之服罪仁義動情見乎辭左氏言之極而褒善之意溢在言外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宋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衆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桓子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賈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迫於禁侯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乃舍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師精兵駐後為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干夷儀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蔡大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王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

（子產辭近不遜晉已漸衰未趙武為政故此直詞無忌）

（前年舒鳩人錯詞不遜子謂歸必待其卒今卒叛矣故云）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楚爲掩爲司馬。爲子馮之子木使尨賦。尨治數甲兵。甲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使民不得焚燎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瀉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潦。瀕界有流潦者。疆其司數減其租入規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乎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牧隰皐。隰皐水歷下濕爲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其賦稅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以備軍用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彊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臧紇

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爲子之功也。以與爲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

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晉人執衛寧喜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遷侯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剽天下誰首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寧喜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蒯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子叔者剽也剽之子角侯剽書曰寧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寧

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

（求入則服入則驕慢下心生其漸常如此何以能久）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衛侯居謂劉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遂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臣）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益請之於王）先八邑賜

（長庶謂圍故十下其手以示意左氏最為善妙）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滅知政矣讓不失禮（譽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葴焉（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印堇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謂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孫林父以成入晉晉何以受之而宥其孫碧之罪何以為盟主趙武當國晉其衰矣

衛殺晉戍三百人信有罪衆然據此邑六十以與孫氏何哉何以為盟主晉其衰矣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徼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寧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國弱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若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若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戮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北宮子仲所以代為之請也

卿知伊戾為大子所惡而信其請殺大子何以為人父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何成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弃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語欲使佐夫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

公徐聞其無罪也乃尊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改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謀太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

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

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邯鄲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于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在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郤犨中行偃郤至今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辛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驟於勇。嬰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宰旅冢宰之下士吉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用故木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諸孰可使也對曰莒滕能無用師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衛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執其衆）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衷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寧喜）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君）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盟言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卿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縗也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寧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辭邑辭卿免餘可免矣免餘欠臣也殺寧子為公室也）

（不欲自昭其出奔之由）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於丁未朝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己未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此說行國有道長無事尋矣宋向戌晉趙武皆長世之才弭兵亦非盛世之事）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示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言楚有囊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伯州犁伯宗之子賢士也楚不能用）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還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忘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矯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因宋以守病。則楚病。謂宋爲地。上楚來病我。我則入於宋城。宋若敗。則楚可也。又不及是。猶言不但是也）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撤小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于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仲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經先晉不欲使夷狄加中國也）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

客于木與之言非能對使叔向侍焉于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于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泛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于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于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君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曰寡婁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氏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崔慶皆棠之賊也崔氏失討天生慶封以戒之天道不奸

慶封崔氏之讎也何為父子皆就而謀之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遠罷如晉。泄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子其宮不見其妻猶棄之云

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質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元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枵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立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寧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迓往也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于班之妻倚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于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來。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之頤三三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爲朱鳥鳥星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傳言歲星過次猶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得故備舉以示占惟人所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忘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詘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慶舍封子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也耆嗜也嬖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子之以其有寵妻之子之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壯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弒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爲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饗人竈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泔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益盧蒲癸王何之謀泔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其器反肉汁也慶封告盧蒲嬖以二子怒告嬖盧蒲嬖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嬖之衆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
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季封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子禍作必於嘗歸
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懷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
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
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爲尸慶嬰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戕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園人
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東馬而飲酒
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鮑國于尾抽
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以桷擊扉爲塊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
甍甍屋棟以狙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

繩麻嬰慶繩慶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難祝吐活反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劒反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于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

幅字左疑誤衍

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祇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始末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歲處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駕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初崔氏葬莊公薄棺今改殯而以莊公之棺盛崔杼之尸而暴之于市

左氏引詩不用其全句

使諸侯道敝於三國之間財力殫遺歎世不靖何戍之罪也

不來甲之是讓而恨之何苟是謂失志

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求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閻弑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鄫書追而

敘妾敬飢象極非婉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孤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晏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歸勸公也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晏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刖人鄭子展卒子皮卽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後將以其力斃

公室卑微魯君無臣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爲昭四年暨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決決洪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閻若璩詩謂之夏聲閻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爲高氏之難故高

大臣無紀如此何以爲國

賢以盧叛十月庚寅閻丘嬰帥師圍盧高賢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穨敬仲高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賢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祫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祫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爲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天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曰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郊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佚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終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能記蒼國之大數豈不能記年基以貌圖也老人亦非常矣）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笑之六上二畫豎置身旁）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衛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渝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朝多君子其庶可踰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巳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巳也蔡景侯爲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弒景侯（終于產言有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葛遂成徇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殺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圾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米爲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爲昭八年楚滅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爲公）其人曰吾公在窶谷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爲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所欲以無所用諸爲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印段從之國謀）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殷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晳之宗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

此章見鄭之中衰得子產而復盡左氏於此敘事更佳

子則無怨子產之處人已惟平也禹之二家死歸二家之不然乳子亦然觀其處伯有之事可見

葬諸羊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追書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旦降婁奎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據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宿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伯有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蔿掩一千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庇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

伯石卽子石公孫段卽段

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譏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茍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伯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又音處上聲綯絮裝衣曰褚蘇頰褚無長貲。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綯絮裝衣曰褚蘇頰褚無長貲

立卷子產愛之忠厚在先則其行法無怨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巳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古今民勢衛為結網之計不如是不能自存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未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

觀晉政多門而執政又務則早樹之亦無益

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閻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齊子尾殺閻丘嬰以說于我師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偻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

法度之言百世皆驗此穆叔先見

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殮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巳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在如故

於是更端說起自立一節之詞

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百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茹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謂會嬴寒餘也又曰受也盛也十淨之意宮容宇宙是謂苦削也）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贏受也）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爲君）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爲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滅諸樊在二十五年闔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棘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叙事神妙上乘文字

上段收束盤下段從下事外後補過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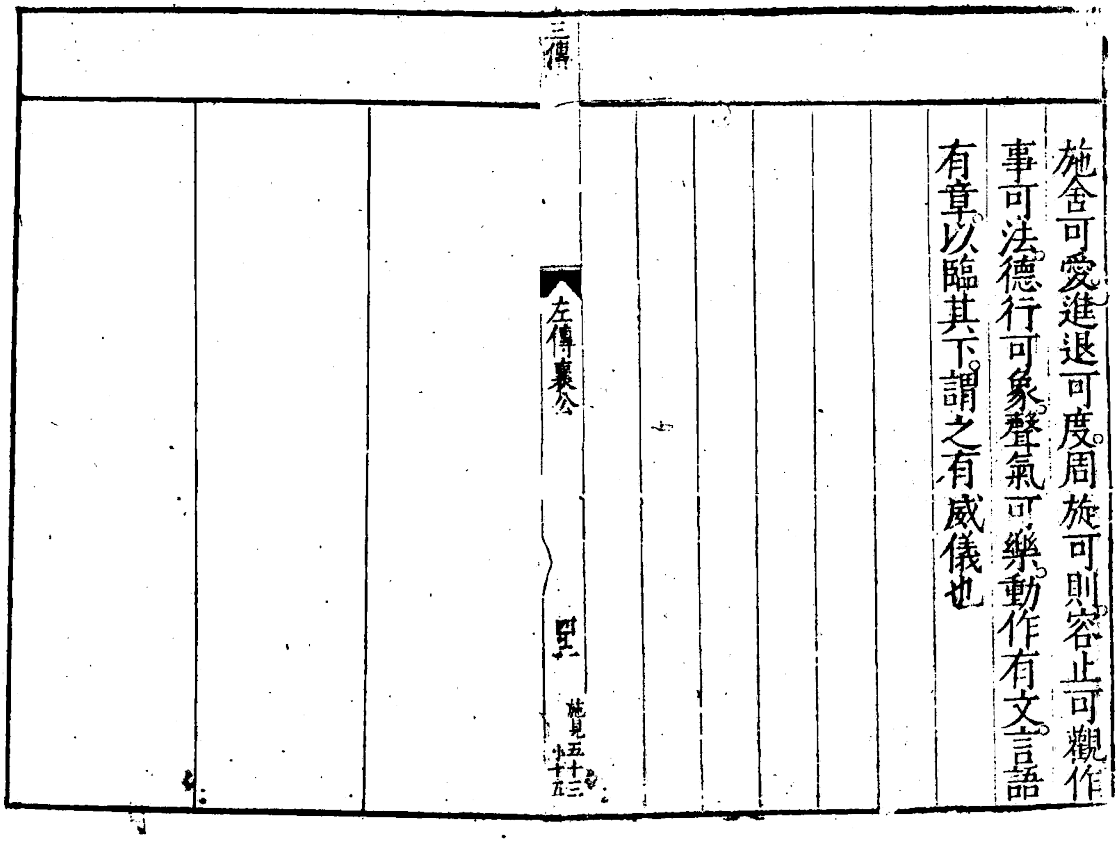
進叙鄭事源：左氏樂道子產之善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尋以文王當威儀必有見）

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釁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三傳 左傳裏公 四十二 施見五十三 小十五

十三經解詁總目錄

第一冊……周易上經至三禮解詁儀禮四
第二冊……禮記至春秋三傳
第三冊……春秋三傳至孟子

第二冊目錄

禮記……一
三禮解詁……三七
春秋三傳……二一八